

爭斗

# 鬭 爭

譯若沫郭

■商務印書館發行■

## 序

戈斯華士(John Galsworthy)是英國現存作家之一。他生於一八六七年。他在文學上活動的範圍甚廣，詩、小說、戲劇均所擅長。他自己曾經有首詩叫着『靈魂』(The Soul)，說他自己的靈魂如像天空，如像海洋，如像春天，如像市鎮一樣。這的確是她自己的一個寫照。他的詩和小說在國內曾經有人介紹過，但是他的劇本的介紹恐怕要以此這篇為嚆矢罷。

我這篇翻譯是以 Scribner 出版的『戈氏戲曲集』為底本的。『戈氏戲曲集』已經出到第六集，合計作品已經在二十種以上了。戈氏的戲曲，在我看來恐怕就是表現他的靈魂如像市鎮一方面的；他的戲曲可以說都是社會劇，他不滿意於現社會之組織，替弱者表示極深厚的同情，弱者在現社會組織下受壓迫的苦況，他如實地表現到舞臺上來，給一般的人類暗示出一條改造社會的路徑。他的傾向不消說和蕭伯納(Bernard Shaw)在英國和戈氏並駕齊驅的戲曲家)是完全一致，但他們的作風卻迥有不同。蕭氏的社會劇都是他自己站在舞臺上說話，

他是積極的一位宣傳家；而戈氏則不然，他是取的純粹的客觀的態度，一點也不矜持，一點也不假借，而社會的矛盾便活現地呈顯了出來。照言辭的雄辯，思想的煥發上說來，戈氏誠不如蕭氏；但從結構的精密，表現的自然上說來，戈氏卻不僅超過蕭氏，即是歐西的近代的社會劇作家中均罕有其儔匹。

我國社會劇之創作正在萌芽期中，我以為像戈氏的作風很足供我們的效法。他的作品除本篇而外，如「銀匣」，如「長子」，如「白鴿」，如「正義」等，均其傑出之作，以後我想逐次逐譯出來，以供獻於讀者。

民國十五年一月廿八日郭沫若序於上海。

# 目次

第一幕	工場長家中之食堂	五
第二幕	第一場 工場旁羅伯池茅房中之廚	五一
	第二場 工場外之空地	八〇
第三幕	工場長家中之客廳	一〇七

此事發生於二月七號下午，自正午至午後六時之間，在屈勒刺塞鉛板工場附近，工場在英格蘭與威爾士地方交界處，在此有長期的同盟罷工，經歷一冬未得解決。

## 劇中人物

約翰安東尼 (屈勒刺塞鉛板公司之總理)

愛德昂安東尼 (約翰之子)

佛來德里威爾德

威廉斯干突爾白里

沃里夫汪克林

公司之理事

亨利騰齊 (公司之秘書)

佛郎西司安德武 (工學士, 工場管理)

西門哈刺司 (工會幹事)

劇中人物

大衛羅伯池

吉姆司格林

約翰白爾金

亨利安默司

喬治勞司

亨利勞司

紐亦司

賈可

易芳時

鐵匠

大威士

紅髮青年

剝龍

工人

工人代表

佛羅斯特（約翰安東尼之侍者）

茵尼德安德武（佛郎西司安德武之妻，約翰安東尼之女）

恩尼羅伯池（大衛羅伯池之妻）

密西施勞司（喬治與亨利之母）

密西施白爾金（約翰白爾金之妻）

密西施言沃（一位工人之妻）

安德武家所用之女婢一人

美紀安默司（亨利安默司之女）

紀恩（美紀之弟，十歲小童）

罷工之羣衆



原书空白页

## 第一幕

正午，安德武家之食堂，壁爐中炭火熊熊。爐之一側有雙門通客廳，別側單門一通外廳。室中長餐桌一，無桌布，作為會議席。首席總理席上，坐着約翰安東尼，年老而肥壯，鬚髮新剃，神采煥然，髮濃而白，眉濃而黑。動作殊迂緩而無力，唯兩眼則炯炯有生氣。其旁有一杯白水。其子愛德葛坐右側閱報，年已三十，貌甚莊重。其次為汪克林，眉峯聳出，鬢已斑白，低頭整理油印紙數張。滕齊秘書，身體矮小，神經質的男子，兩頰蓄有頰髭，立於其旁相助。在汪克林之右為安德武，工場管理，外貌閑靜，頸長而挺直，目光鎖定。斯干突爾白里（下略稱斯干）背爐而坐，身長，面色蒼白，眼神無力，髮帶灰色，寧已禿落。斯干與工場長之間有二空位。

威爾德（瘠削如屍，臉色憤憤不平，頰髭灰色下垂，立於爐前）喂，這火太凶了！滕齊君，你肯找塊罩子來麼？

斯干 啊，是要倒置子啦！

藤齊 好的，威爾德君。（回顧安德武）那個——或許要請管理先生——要請安德武先

生——

安德武 （在閱文件，把頭舉起）要置子嗎？不錯的！我真對不起。（微微含笑走至戶口）在這一響，我們這兒是不大聽見有人嫌熱的啦。

（說時就好像口裏含着煙管一樣，慢慢地說出，帶些譏諷。）

威爾德 （不高興的語氣）你說的是工人們的事體啦，哼！

（安德武走出。）

斯干 那些活該受罪的鬼東西！

威爾德 是他們作孽自受啦，斯干。

愛德局 （把報紙遞出來）照這屈勒刺塞新報的消息，說他們窘得沒法呢。

威爾德 哼，那混蛋忘八把給汪克林看罷。那正合他的過激的論調啦，我想，他們一定叫我

們是惡魔罷。那爛行頭的狗編輯真是該死。

愛德葛 (讀) 「管理屈勒刺寒鉛板公司的列位顯紳，假如肯從他們倫敦的高座下來，肯來看看在罷工期中他們的工人所過活的日子時候——」

威爾德 好呀，我們現在是來了。

愛德葛 (繼續讀下) 「我們相信，就是他們那種鑽石的心腸也是會感動的。」(汪克林把報紙拿去)

威爾德 好東西！他還是窮光蛋的時候，我還記得啞流着兩條青鼻涕，跟着外觀比他冠冕的人的屁股後面討生活。

(安東尼此時說了些甚麼，聲小不能聽出。)

威爾德 令尊在說甚麼？

愛德葛 在說「水壺和茶杯。」

威爾德 哼！(坐在斯干的旁邊)

斯干 (吹起氣來) 再不拿罩子來，我要烤焦了。

(安德武與茵尼德拿着火罩進來，兩人把火罩立在爐前。茵尼德身材高長，面小而剛毅，年二十八歲。)

茵尼德 再放權一點罷，佛郎。威爾德先生，你看這樣好麼？我覺得我們這樣是頂好的。

威爾德 多謝得很，多謝得很。

斯干 (轉過身子來，呈喜悅態) 啊，感恩不淺呀，太太！

茵尼德 爹爹，你別外還有甚麼東西好要的？(安東尼搖頭) 愛德島——你要甚麼不呢？

愛德島 請你替我拿幾個『G』字筆尖來，妹妹。

斯干 (遞出一小匣筆尖) 哦，你的哥哥用的是『G』字筆尖。工場長用的甚麼筆尖呢？(諛諛的神氣) 安德武夫人，他用的是甚麼筆尖呢？

安德武 用的是鵝筆！

斯干 這是本國製的鵝筆。(把鵝筆拿出)

安德武（冷淡地）多謝你，讓我領教一隻（取鵝筆一隻）茵尼德。午餐準備得怎樣了？

茵尼德（立在雙門的門次回顧）我們就在這客廳裏準備着了，請你們的會議不要着急。

（汪克林與威爾德點頭致謝，茵尼德退出。）

斯干（突然興奮起來）啊，午餐，那座旅館——真該死！你昨天晚上嘗過那鱈魚沒有？

油膩的！

威爾德 十二點過了！滕齊，你還不把那件文稿唸下去麼？

滕齊（求着總理的許可，迅速而單調地唸出）理事會於一月三十日，開會於東城康能街五百十二號公司辦事室內。出席人——總理安東尼君，威爾德君，威廉斯干君，汪克林君，愛德昂君。審查工場管理一月二十，二十三，二十五，二十八日諸號關於本公司工場罷工之報告。審查一月二十一，二十四，二十六，二十九日本公司致工場管理之覆函。審查中央工會幹事哈刺司君向本公司理事會要求會見書。審查工人代表，署名為羅伯池，格林，白爾金，安默司，勞司等五人致本理事會要求面議書；議決於二月七日開特別理事會於工場管理之家中，於該席上與工會幹

事及工人代表等商議。通過文書十二件，證書九件，議決書一件均簽名蓋章畢。」

（讀畢，呈之於總理。）

安東尼（長太息一聲）你們大家都高興的時候，我就簽字罷。

（簽字，大有難於下筆的光景。）

汪克林 滕齊君，中央工會到底玩的是甚麼把戲呀？他們和工人們是並沒有和解的。哈刺

司爲甚麼要來求見呢？

滕齊 我想他是希望我們會讓步的，今天下午他會和工人們會面啦。

威爾德 哼，哈刺司！好個混帳的忘八羔子！我要相信他那樣的人嗎？我想我們從不會上過

那樣的當過。工人們究竟甚麼時候來呢？

安德武 快要來了。

威爾德 好的，我們還沒有弄清爽的時候，就叫他們等一等罷——稍稍叫他們在外邊喝

喝風，想來也還涼快罷。

斯干（徐徐地）那些自作自受的東西又在下雪了。真叫啥天氣嘍！

安德武（緩慢而有含蓄地）今年冬天，他們工人們怕再沒有住過像我舍下這樣暖和的地方的啦。

威爾德 好的，我總希望我們早點把這件事情解決，好趕上六點半鐘的火車回去。明天我是要陪我的夫人到西班牙去旅行的。（隨意地）家嚴在一千八百六十九年的時候在他的工場裏也是遇着一回同盟罷工啦，剛好就在這二月裏。忘八的工人們公然要想槍斃他。

汪克林 甚麼！在這禁獵期內也得用槍嗎？

威爾德 好說，那時候對於雇主是沒有甚麼禁獵期的。家嚴到他的事務所裏去，時常是藏着手槍在衣包裏的啦。

斯干（微受驚愕）沒有鬧出大難子嗎？

威爾德（把話收結起來）家嚴一開槍打中了一條忘八羔子的狗腿啦。

斯干（無心地捫觸了自己的大腿一下）唔呀？真的？



安東尼（把文件舉起來）本理事會對於罷工的對策，請大家考慮一下罷。

（彼此沉默一會）

威爾德 這回要算是一場三角決鬥——工會，工人，和我們啦。

汪克林 我們沒有顧慮到工會的必要啦。

威爾德 據我的經驗看來，我們是不能不顧慮到工會的，這真是不高興的事體呢！他們工會裏的那些東西假使硬和現在一樣不肯幫助工人，他們爲甚麼總要許工人們同盟罷工呢？

愛德葛 這樣的事體我們見過多少回數了。

威爾德 哼，這我可不懂！這是出乎我的理解之外的，他們講技司和火夫們的要求未免過分——他們的確是過了分的——但是這點也還不足以使他們就不肯去幫助工人啦。這兒怕還有甚麼黑幕罷？

安德武 怕的哈拔爾和丁潤爾的工場也要罷工。

威爾德（佔了上風的光景）怕的是別的工場罷工——好啊，就是這樣一個理由呀！在前

怎麼不告訴我們呢？

安德武 早是告訴過的。

滕齊 那天的理事會你沒有出席啦，閣下。

斯干 工會一抽手，工人們是決定倒箒的。真是一些瘋子啦。

安德武 是羅伯池在裏面指使的。

威爾德 工人們找住一個羅伯池那樣怪誕的暴徒做首領，真是我們的幸事。（舞台沉默

一會）

汪克林 （望着安東尼）你的意見呢？

威爾德 （燥急地叫囂起來）照例是一場無秩序的騷擾啦。我們現在所處的位置真不高興；我真不高興；我老早就這樣說過了。（望着汪克林）在聖誕節前我同汪克林到這兒來的時候，早就看見工人們是會瓦解的。安德武君，那時候你的意見也是一樣的啦。

安德武 是的。

威爾德 然而，他們終竟沒有瓦解！我們現在弄得愈攪愈壞——顧客失掉了——股票的價錢只見往下跌！

斯干 (搖頭) 哼，哼！

汪克林 滕齊君，這一次的罷工使我們受的損失究竟有多麼大呀？

滕齊 閣下，在五萬以上呢！

斯干 (悲痛狀) 你不要講了！

威爾德 我們是撈不回來的了。

滕齊 是的，閣下。

威爾德 誰也不會想到工人們會強硬到這步田地——連做夢也沒有想到。(憤憤地望

着滕齊)

斯干 (搖頭) 我是從來不喜歡鬧架子的——以後也永遠不會高興。

安東尼 降服是辦不到的！(大家都望着他)

威爾德 誰個要去降服呢？（安東尼望着他）我——我是主張取合理的行動的。工人們在十二月裏把羅伯池送到我們理事會來的時候——那時就是頂好的時機。那時我們應該給他一個面子的；然而我們的總理——（敵不過安東尼的疑視，把眼光埋下）——唉——我們是把他待慢了。那時候我們只要稍稍怎麼一下便可以把他們平息下去的。

安東尼 講和是辦不到的！

威爾德 就在這一點了！這場罷工從十月起堅持到了這個時候，照我自己看來，恐怕還要支持六個月罷。到那個時候我們受的打擊會有樣子啦。不過也有一點好處，就是工人們所受的打擊會比我們更大。

愛德易 （向安德武）老弟，工人們現刻到底是甚麼狀態了？

安德武 （無表情地）活的地獄啦！

威爾德 他們沒有受人幫助會支持到這個地步，地球上有人會相信嗎？

安德武 也有能了解他們的人。

威爾德 我不相信會有人了解他們！馬口鐵的市價究竟怎麼樣了？價錢一天騰漲一天。到我們動起工來要買貨的時候，會貴到絕頂呢。

汪克林 關於這一層，總理的意見是怎麼樣？

安東尼 那是沒可如何的！

威爾德 這樣一來紅利是一向分不成的了！

斯干（語氣很重）股東的分上我們是應該想到的。（嚴厲地回過頭來）總理，我說我們是應該想到股東的分上的呀。

（安東尼隱諷地說了一聲。）

斯干 說的是甚麼？

滕齊 總理說他是在想到你的分上的呀，閣下。

斯干（又回到剛纔的沉悶狀態）笑話！

威爾德 笑話是說不上來的啦。每年沒有紅利好分，不怕總理就要幹，我是不會幹的。我們

不能把公司的財運來作水上的烏龜。

愛德曷 (有點害羞的神氣) 我想我們倒應該顧到工人的分上。

(除安東尼外，諸人都動搖起來。)

斯下 (嘆息一聲) 少先生，我們是顧不到私情上來的。講私情是全無益處的。

愛德曷 (帶着俏皮的意思) 我不是在顧我的私情，我是在顧工人的私情。

威爾德 要顧人情——無奈我們都是事業家啦。

汪克林 那樣的事情我們少講些罷。

愛德曷 在一切受難者的面前有甚麼必要要這般着急呢？真是——真是太殘忍了。

(由各人的自尊心所遮蓋的一種東西雖然被愛德曷揭穿了，然而大家都沒有作聲。)

汪克林 (苦笑) 我怕的是我們的方針不會建設在像慈悲那樣的闊綽上啦。

愛德曷 事情弄到這步田地我是不高興的。

安東尼 我們並不會和誰爭鬧啦。

愛德葛 你老人家說的話一點也不錯，不過我們也未免太過餘了。

安東尼 不見得。

（諸人面面相覷。）

汪克林 慷慨是無用的，總理，我們目前的行動是不能不留心的啦。

安東尼 我們對於工人假使退讓得一次，那將來是無法抵制的。

汪克林 我是全然同意，不過——（安東尼搖頭）你是把這奉為根本的原則的嗎？（安

東尼點頭）那嗎，總理，你又未免太慷慨了！股票跌到了定價以下呢。

威爾德 是的，過了下次的分紅期的時候，會跌到一個對拆的呀。

斯干 （狂叫）啊，啊，再沒有那樣倒楣的事情。

威爾德 （惡很地）你總會曉得的！（安東尼在說甚麼，聽不出來，把頸子伸長過去）我沒

有聽見——

滕齊 （躊躇地）總理說的是，「義也者——利——而已也——」

愛德葛 (斬切地)我父親說的是：「正其誼——不謀其利。」

威爾德 哼！

斯干 (舉起手來)總理是一位唯心派——我時常說過總理是一位唯心派呀。

威爾德 那我們是受福不淺的。

汪克林 (慫恿地)總理，你真個要使這隻船沉沒在你的腳下嗎，爲甚——一個原則？

安東尼 船是不會沉的。

斯干 (狂叫)我希望我在船上的時候不要沉下去。

安東尼 (把眼睛眨一下)斯干先生，你真是……位聰明的家伙。

斯干 你這人我真是不懂！

安東尼 我時常和他們對敵，但我還沒有被他們打敗過一次。

汪克林 在原則上我是一致的呀，總理。不過我們都不是鋼鐵鑄成的呀。

安東尼 我們總要堅持到底。



威爾德 (起身走至火旁) 並且一同跑到地獄裏去!

安東尼 跑到地獄裏比投降還要好一點啦!

威爾德 (氣沖沖地) 你好, 我却不好呀, 我恐怕其餘的諸位不見得都好。

(安東尼緊視着威爾德的面孔——沉默一會)

愛德葛 我們要把工人們的妻子通同餓死, 我不曉得我們究竟有甚麼好處。

(威爾德突然回向火爐去, 斯干把一隻手伸出表示拒絕這樣思想。)

汪克林 我又覺得有點兒慈悲的言調啦。

愛德葛 在你的意思, 以為事業家就殘忍也是不妨事的嗎?

威爾德 我之可憐工人們是不亞於甚麼人的, 不過他們(振作起來)存心要背時, 那我們也把他們設法; 我們目下要替自己設想, 要替股東們設想, 忙也忙不過來的啦。

愛德葛 (憤憤地) 一次兩次分不成紅, 那是不會把股東老爺們窮死的; 單因為這一點要去壓服工人, 我覺得理由還不充分啦。

斯干（老不高興的神氣）少先生，你把紅利說得一個錢也不值；我不曉得我們現在是坐在甚麼地方說話。

威爾德 總而言之這兒是只有一種說法。我們不能夠因為這回的罷工把自己弄背時啦。

安東尼 倒霉的事情是沒有的！

斯干（呈出一種絕望的態度）嚇，你看！

（安東尼泰然地靠在太師椅上，諸人均注目安東尼。）

威爾德（回到坐位來）好啊，我也沒有甚麼說的，總理究竟是這樣的意見，我不知道我們爲甚麼要到這兒來的。

安東尼 走來向工人們說，我們是沒有把他們看上眼的呀——（冷酷地）我們不給他們明明白白地說出來，他們是不會相信的。

威爾德 哼，是這樣的時候，恐怕羅伯池那個忘八也是和你一樣的見解把我們請到這兒來的啦。慣會刁難的人我真是討厭。

愛德葛 (憤恨地) 他的發明, 我們報酬得少了。我近來是時會說着的。

威爾德 三年之後我們賞了他五百磅, 後來又賞了他二百磅, 這還要嫌不足嗎! 到底他要多少纔行呢?

滕齊 (不平地) 公司裏靠他的腦精騰了十萬磅, 只賞了他七百磅——他逢人便是這樣說的呢。

威爾德 這東西真個是會煽動人啦! 你要曉得, 這就是工會那東西要不得的啦。不過這回哈刺司是快要來了, 我們讓他把這件事情了結了罷。

安東尼 不行!

(衆人又均注視安東尼。)

安德武 羅伯池怕不肯使職工妥協的罷。

斯干 怪蛋怪蛋!

威爾德 (一面望着安東尼) 而且還不僅羅伯池一人呢!

（佛羅斯特走進客廳來。）

佛羅斯特（向安東尼）老爺，工會裏來了一位哈刺司先生求見老爺。職工方面也有人來。

（安東尼點頭。安德武走向單門門次，迎哈刺司入。哈刺司面孔蒼白而瘦削，鬚眉修整，

眼光灼灼，下顎尖長——佛羅斯特退去。）

安德武（指着膝齊的座位）哈刺司先生，請你坐在總經理的旁邊，好麼？

（哈刺司登場時，理事諸公聚集在一處，大家都側目着他，就給牛畜望着狗的一樣。）

哈刺司（放開眼光看了衆人一眼，隨着鞠了一次躬）謝謝！（就座，言語微帶鼻音）唉，諸

位先生，我希望我們來作最後的工作罷。

威爾德（要看你所說的工作是甚麼意思啦，哈刺司君。你爲甚麼不使工人們降服呢？

哈刺司（冷嘲地）工人們的道理比你們更正當些啦。問題是我們工會以後還是去不去

再援助他們。

（哈刺司目中無人地只回向安東尼說話。）

安東尼 要援助你們就援助罷；我們是要採用自由勞動者的，就是從來也是採用着的。

哈刺司 那是靠不着的，安東尼先生。你找不出自由勞動者來，你是知道的。

安東尼 讓我們看看罷。

哈刺司 我來推開窗子和你說亮話。我們是沒有援助你們的工人們的了，因為他們的要  
求超過了一般時下的市價。今天我想使他們把那些條件撤回去；只要他們肯幹，我向你們直說  
呀，諸位先生，我們是立地又要去替他們做後盾的了。我今晚是要回去的，在我動身之前我想弄  
出一些眉目。一種舊式的扯吊桶的辦法我想來還是丟掉的好罷？那於你們又有甚麼益處呢？你  
們是人，工人們也是人，你們想要好的東西，工人們也是想要好的——（尖刻地）譬如你們的汽  
車，你們的香檳酒，你們的大菜啦，你們爲甚麼連這點也不會曉得呢？

安東尼 只要工人們能殼讓步，我們也想爲他們做點甚麼的。

哈刺司 （諷刺地）那是你的意見嗎，閣下——也是你的——也是你的嗎？（理事諸人無

回答者）哼，這我只好說是一種很高慢的貴族的口氣啦。我在前以爲我們都是新時代的人！

——這樣看來我怕是在錯了。

安東尼 你的口氣倒像工人們的口氣啦。我們大家來試試看罷，看那邊能夠支持得最久——看還是他們稱霸，還是我們爲王。

哈刺司 列位，你們這樣把精力來耗廢，你們毫不知恥，你們公然也是事業家呢。將來究竟會怎樣結局，你們並不是不曉得的。

安東尼 甚麼結局？

哈刺司 講和結局——素來是這個樣子的。

斯干 工人們的利害關係和我們是相同的，你怎麼不去開導他們呢？

哈刺司 (迴轉身來，譏諷地) 我可以去開導他們啦，閣下，果真是如你所說的時候。

威爾德 喂，哈刺司，你是一位聰明人，你不要相信近來流行一時的社會主義者的賣名言論呀。工人們和我們的利害之間並沒有差別。

哈刺司 我剛好有一個很簡單的問題，想要問你。你給你工人們的錢，比他們強求你的時

候，還要多給些的嗎？

（威爾德不作聲。）

汪克林（合拍地）不該用的錢不用，這一點商業上的初哉首基，不才不敏也早是曉的啦。

哈刺司（譏諷地）是的，那好像是商業上的初哉首基；就是這商業上的初哉首基把你們的利害關係和工人們的利害關係，隔成兩下了。

斯干（低聲）我們該得整頓一下纔行。

哈刺司（冷淡地）諸位先生，那嗎你們理事會的意思是全不肯讓步的，我可以作這樣解釋麼？

（汪克林與威爾德把身子屈向前去，像要說話的光景，但又停止着了。）

安東尼（點頭）是不讓步的。

（汪克林與威爾德又把身子屈向前去，斯干突然發出一聲不滿的嘆息。）

哈刺司 我想，你怕是想說甚麼話罷？

(但是斯干沒有說甚麼。)

愛德曷 (突然抬起頭來) 工人們的狀態我們是擔心着的啦。

哈刺司 (冷酷地) 工人們用不着你的憐憫啦，閣下。他們所求的是正義呢。

安東尼 那嗎讓他們先正起自己來。

哈刺司 你這個「正」字是應該讀成「征」的啦，安東尼先生。爲甚麼工人們應該先征服自己呢？

安東尼 假仁義！

哈刺司 是的，我在美洲住了五年。我不免帶了點子工人的色彩。

斯干 (突然地，好像要報復他剛纔的一聲不平的嘆息一樣) 把工人們招呼來，我們直接聽他們的意見罷！

(安東尼點頭，安德武由戶口走出。)

哈刺司 (冷淡地) 今天下午我是要和工人們會面的，諸位，你們請等我和他們會了面後，



再下最後的決定罷。

(安東尼再點一次頭，舉起杯來飲水。)

(安德武又回轉來，後面跟着羅伯池，格林，白爾金，安默司，勞司。諸人魚貫而入，執帽手中，靜靜地排成一列。羅伯池瘦削，中等身材，背微弓出，零亂的幾根灰黃色的鬚髯，頰骨高聳，兩頰窪陷，目小而灼灼有光；身着一套汗浸的青呢舊衣，頭戴一頂平頂的舊帽；立處與總理最接近。格林在其次，臉瘦瘠，稍有鬚鬚，灰色而下垂，如羊鬍，鐵絲眼鏡，目光柔和，直視前面；身著大衣一件，經久已轉青色，布領。更其次為白爾金，體甚魁梧，黑鬚，頸部強硬，頸上圍一紅巾，帽子在兩手中時時掉來換去地拿着。其次為安默司，年已老，下鬚灰色，上鬚滿唇，面上瘦骨嶙峋，大衣上露出一段瘦長的頸子。其次為勞司，五人中之最年幼者，狀如軍人，眼中帶着兇光。)

安德武 (指點) 在那牆邊上有一套椅子，羅伯池，你為甚麼不引他們去坐坐呢？

羅伯池 謝謝你，安德武先生——我們在諸位理事面前——是應該立的。(一字一頓地，

多捲舌音，每字響而促）哈刺司先生，你好嗎？只說下午纔能見你，不想出在此地便會面了。

哈刺司（堅決地）下午我們再會啦，羅伯池。

羅伯池 高興得很，我們正有些新聞準備給你帶回去的啦。

安東尼 職工們要求的是甚麼？

羅伯池（尖酸地）對不住，我不懂總理閣下說的是甚麼。

滕齊（從總理座位後發言）總理的意思是想聽你們工人們說話。

羅伯池 我們是來聽理事會說話的。請理事會先說。

安東尼 理事會沒有說話的。

羅伯池（把一列工人們挨次看了一遍）是那樣我們把理事閣下們的時間擔攔了。我們的腳應該從這高貴的地毯離開啦。

（羅伯池抽身一轉，其餘工人徐徐地隨之而動，如受催眠者然。）

汪克林（和婉地）喂，羅伯池，你叫我們在這冷的天氣走了遠路來，總不能說是只因爲樂

得說這幾句話罷。

安默司 不是那樣，我想說的是——

羅伯池 (惡很地)你說罷，安默司，你說。你對——理事閣下們說話，比我更會說些啦。

(安默司不作聲了。)

騰齊 羅伯池，總理的意思是說你們請我們來開談判的，所以理事會想聽你們說的話啦。

羅伯池 好啊！假使我要向着你們把我們想說的話一說起來，那我今天一天都是說不完

的。有幾位會不高興以爲二次再不肯離開他們倫敦的王宮啦。

哈刺司 伙計，你們提出的條件究竟是甚麼？我希望你講點道理。

羅伯池 你要講道理嗎，哈刺司先生？下半年在我們相會之前，請先來看一看我們的生活

罷。(回顧同輩，沒人作聲) 你會看些很有趣的光景呢。

哈刺司 好的，朋友；你們總不會和我見外的。

羅伯池 (向着工人們)我們是不和哈刺司先生見外的啦。哈刺司先生，你請慢慢地喝你

的香檳酒罷；你們快要用中飯了哩。

**哈刺司** 喂，朋友，少說些閑話罷！

**安默司** 我們所求的呢，並沒有甚麼，只是求一點公道罷了。

**羅伯池**（惡毒地）向倫敦老爺們求公道嗎？喂，安默司，你說的是甚麼話呀？你怕發了癡嗎？（安默司不作聲）我們到底是甚麼東西，我們是曉得的啦——我們這些餓不飽的狗——永遠餓不飽的瘋狗。總理老爺在倫敦向我說的話，你們忘記了嗎？他說我是連我自己的話也不會懂的人。說我是無教育的蠢材，說我不曉得我所代表的工們的要求是甚麼的啦。

**愛德葛** 請不要把話扯遠了。

**安東尼**（舉起手來）羅伯池，這兒是只能有一個主人的。

**羅伯池** 那嗎就是上帝啦，只有他纔是我們大家的主人。

（衆人均無言，安東尼與羅伯池瞞目相視。）

**安德武** 羅伯池，假如你對於總理沒有甚麼話說的時候，你讓格林或者安默司代表工人

們說一說罷。

(格林與安默司擔心地望了羅伯池一回又面面相覷，又回顧衆工人。)

格林 假使我是能夠申訴的時候啦，各位老爺……

安默司 我所說的話呀，都是我們衆人所想說的話啦……

羅伯池 你只消說你自己的話好了，安默司！

斯干 (呈出精神上十分不愉快的神情) 啊可憐的工人們，簡直連自己的靈魂都沒有了。

羅伯池 唉，他們是只有靈魂的說，因為你們留給他們的肉體已經沒有多少了，斯干先生

(故意在『先生』二字上用力說，以表譏刺。)(回頭向着工人) 喂，是你們說呢，還是我代你們說呢？

勞司 (突然地) 羅伯池，你要說就說，不說就讓人家說。

羅伯池 (譏諷地) 謝謝你呢，勞司。(向着安東尼表白起來) 總理和理事諸位，不遠千里

從倫敦而來，來聽我們說話，真是我們的光榮，我們不能失禮，使他們再等了。

威爾德 好啊，感謝上帝！

羅伯池 威爾德先生，不怕你就怎樣地信仰深厚，在我還未說完之前，你暫且不忙感謝上帝罷。住在倫敦的你們的上帝，不會有空時候來聽我們工人說話的。我說的是你們有錢人的上帝啦；但是假使他是來聽了我所說的話，他是比在肯新同（Kensington）去研究過的還要曉得多些啦。

哈刺司 羅伯池，你是有你自己的上帝的，你應該尊敬別人的上帝。

羅伯池 不錯，先生。我們是另有一位上帝在這兒的，我怕和威爾德先生的有點不同。你請問問安默司罷；他會告訴你，究竟他的上帝和威爾德的同也不同。

（安默司舉起手來，伸長頸子好像要豫言的光景。）

汪克林 羅伯池，千萬不要走岔路了，你言歸正傳罷。

羅伯池 我以為我說的就是正傳啦，汪克林先生。你假如能够把你「資本的上帝」引到我們「勞動」的街上來走走，而且他能够注意到他所看見的一切東西的時候，那你這個人比

我所估請你的還要厲害，你不僅是甚麼「急進黨」啦。

安東尼 羅伯池，你當心一點！（羅伯池無語）你在此地是代表工人們說話，就給我是代

表理事會說話一樣的呀。（徐徐地向四周環顧）

（威爾德，汪克林，斯下等均呈不安的舉動，愛德易凝視着地板。哈刺司臉上顯出一抹

微笑。）

安東尼 你說罷，你的正經話究竟是甚麼呢？

羅伯池 好的，我就說罷。（在下面的說話之中，羅伯池與安東尼始終緊相凝視。工人們和

理事等各各表示出一種隱憂，就好像是他自己時絕不會如此發言的神態）我們工人們沒有

錢走不到你們倫敦來，而且我們的要求就黑字寫在白紙上也曉得你們是不肯相信的。報告究

竟是甚麼東西（曾祝安德武與滕齊）理事會議究竟是甚麼東西，我們也是曉得的。你們的意

見不過是：「拿去照會工場監督——叫工場監督把職工的狀態報告我們，看能否在職工身上

再榨取得一些甚麼不」啦。

安德武（低身地）哦，你不要拿我們來上皮箍罷。

羅伯池 安德武先生，這是上你們的皮箍嗎？工人們是曉得的，從前我到倫敦的時候，我把詳細的情形直率地告訴過你。究竟怎麼弄起的了？我聽見人家說，說我是連我自己說的是甚麼也不曉得的人啦。我沒有那麼多的錢跑到倫敦來再來告訴你們的。

安東尼 你代表工人要說甚麼話呢？

羅伯池 我要說的話呀——第一是工人們的現狀。你不消去問你的工場監督。你想從工人身上再搾取些甚麼是辦不到的了。我們大家都快要餓死了。（工人中發出一聲驚愕的聲音，羅伯池環顧）我爲甚麼要告訴你這個，你會出乎意外罷？我們大家是快要過世了。比前幾禮拜更壞的日子我們也不會再過了。你用不着還想等我們投降。我們不等到投降早就要死個精光了啦。我們工人們今天來，就是要問你許不許我們的要求，我們這回是最後的一次。我看那要求的書面就在滕齊秘書的手裏。（滕齊不安地動了一下）是的罷，滕齊先生。我們的要求並不甚大。

滕齊（點頭）是的。



羅伯池 在那書面上連一句可以通融的話都是沒有的。(工人們動搖起來。羅伯池回首睥睨)難道不是那樣嗎？(工人們都不自主地帖服。安東尼自膝齊手中取過書面來細閱)是連一句話都沒有的。我們所要求的都是當享的權利啦。沒有要求的權利的東西，我們是一點也沒有要求的。以前我在倫敦說過的，我現在再說一遍罷：真正的人所不能要求的東西，在那紙面上是一點也沒有寫上去的，是真正的人就應該答應我們。(休息)

安東尼 我可以答應的你們的要求，在這帖子上連一條也沒有。

(因這一句話大家都動搖起來，其間羅伯池緊緊留心着理事們，安東尼留心着工人們，威爾德突然起身走到爐邊。)

羅伯池 你的意見是這樣嗎？

安東尼 是的。

(威爾德在爐邊做出一種極不滿意的動作。)

羅伯池 (看見了威爾德的動作，極冷酷地說)公司的現狀比工人們的現狀究竟好到怎

樣，你們是頂會曉得的。（注視各理事的面孔）你們究竟能夠高壓到幾時，你們也頂會曉得的。——不過這一點我能夠向你們說：假如你們以為我們工人們至少一分一釐的步總是要讓的時候，那你們是大錯而特錯。（凝視着斯干）你們以為工會不幫助我們了——哼，那飯桶的工會！——你們以為我們總有一天的吉日良辰會來向你們叩頭的啦。你們以為我們工人們總得要顧念着家庭和妻子——我們的投降只是在這一兩禮拜之內啦——

安東尼 我們想的是甚麼，我勸你不要那樣猜察的好些。

羅伯池 不錯！就猜察一陣，於我們也沒有利益啦！安東尼先生，我要向你說這一點——你心裏懷的是甚麼鬼胎，你自己總是曉得的！（瞋目視安東尼）你懷的鬼胎，我給你看得清清楚楚的了！

安東尼（諷刺地）我簡直佩服你啦！

羅伯池 我自己心裏想的甚麼，我自己是曉得的。我不妨告訴你罷：工人們會把他們的妻子送到鄉下去了；他們等不到投降便會餓死了。安東尼先生，我勸你呀，你要當心你公司裏會生

大大的變動啦。我們不是你心裏所想的那麼蠢的人。風頭朝那一邊倒，這點我們是曉得的。你們的位置不見得就有怎麼磐石般的堅固啦！

安東尼 請你不要費心，我們的地位讓我們自己籌劃罷。你請回去，打算你們自己的事情。

羅伯池 (前進) 安東尼先生，你現在已經不年青了；自從我記得一些世相以來，凡爲到工場來的工人，你都是和他對敵的。我不說你是庸人，也不說你是惡黨，不過工人們要說甚麼話的時候，你總是不高興的。你把他們打倒過四回了。我聽見你說過，你是好戰的——你請記着我的話——你這回的一戰要算是最後的一陣了——

(膝齊觸羅伯池之袖)

安德武 羅伯池！羅伯池！

羅伯池 羅伯池！羅伯池！我自己的意思是不能向總理說的，不過總理的心事可以向我說！

威爾德 你的意思究竟要怎麼樣呢？

安東尼 (向威爾德冷笑) 喂，羅伯池，再說下去罷！

羅伯池（停頓了一下）我也不想再說甚麼了。

安東尼 今天這場會議是要延長到五點鐘的啦。

汪克林（低聲向安德武）像這樣的腳步，今天是怎麼也決定不出甚麼來的啦。

羅伯池（尖酸地）我們擾了總理老爺和諸位理事先生的清聽。

（羅伯池向單門走去；工人們均呆呆地聚集成一團；勞斯昂然擦過羅伯池身旁走出。

餘人隨下。）

羅伯池（手攀着門扇，惡毒地）再見再見，列位紳商諸公！（走出）

哈利司（譏刺地）諸位所表示的和協的精神，我真是欽佩。對不住，諸位先生，我們五點半

鐘的時候再會罷。再見再見！

（徐徐地鞠躬，兩眼注視着安東尼，安東尼亦以目禮相答而不動，哈利司隨安德武同下。焦躁的沉默繼續着一會。安德武又回到單門來。）

威爾德（極不高興地）哼！

(雙門打開來。)

茵尼德 (立在雙門的門口) 中飯弄停當了。

(愛德易突然立起來，從他妹子身旁走過去。)

威爾德 喂，斯干，我們去喫飯罷？

斯干 (遲鈍地立起來) 喫飯也好，喫飯也好。我們是除喫飯而外沒有辦法的。

(兩人從雙門走出去。)

汪克林 (低聲地) 總理，你真個要堅持到底嗎？

(安東尼點頭。)

汪克林 要當心呢！做事情的密訣是知止則止。

(安東尼不答。)

汪克林 (極嚴重地) 災難要臨頭了。安德武夫人，古時候的屈羅央 (Trojan) 人都是你

父親這樣的頑固黨。(向雙門走出)

茵尼德 佛郎，我想和父親說話。

(安德武會意即隨汪克林走出。滕齊在桌周走來走去收拾零散的筆尖和紙帖。)

茵尼德 爹爹，你不去嗎？

(安東尼搖頭。茵尼德目視滕齊欲其退場。)

茵尼德 滕齊先生，你不去喫飯嗎？

滕齊 (持着紙筆) 多謝你，太太，多謝你！(一面回頭，一面徐徐走下)

茵尼德 (把門掩上) 爹爹，我望你今天把事情決定了呢。

安東尼 不行！

茵尼德 (十分失望地) 哦！你甚麼事情也沒有做嗎？

(安東尼搖頭。)

茵尼德 佛郎說的他們都很想來和結的，只有羅伯池一個人不肯。

安東尼 我不管的。

茵尼德 我們真是有點難處呢。你沒有做工場監督的夫人，沒有住在這兒親眼看見，爹爹你是想像不出的。

安東尼 真的嗎？

茵尼德 萬般的災難我們都是親眼看着的。爹爹，你該記得，我的丫頭恩尼是嫁給羅伯池的呢？（安東尼點頭）她真可憐，她的心臟又弱；自從罷起工來，她沒有認真喫過幾頓飯呢。我是實實在在知道的，爹爹。

安東尼 她要甚麼你把點甚麼給她好了，真是可憐的女人！

茵尼德 羅伯池不許她要我們的東西呢。

安東尼 （疑目注視前面）工人們的頑固我真是沒法。

茵尼德 他們都在受着災難的。爹爹！你看在我的分上，把這回的事情了結了罷！

安東尼 （緊緊地看着她）女兒，你不曉得呢。

茵尼德 假如我是理事會裏的人，我是可以做點甚麼事情的。

安東尼 你要做甚麼事情呢？

茵尼德 只是因為爹爹不好讓步。那是不——

安東尼 不甚麼呢？

茵尼德 不甚緊要的事情。

安東尼 你也曉得甚麼是要緊的事情嗎？你去讀讀你的小說，弄弄你的音樂，講講你的閒話好了，像我們這樣一刀一槍的戰陣你不要來管，你還說不上來。

茵尼德 我活在這兒，我有眼睛看見的。

安東尼 你在那樣替工人擔心，到底工人們和你的身分之間有甚麼差別，你曉得一點麼？

茵尼德 (冷淡地) 爹爹說的話我不懂。

安東尼 隔不兩年你和你的兒女們都會墮落到他們現刻的狀態裏面了，不過只要有眼睛能夠看事情的真相，骨脊硬能夠自己支持的人倒不會這樣的。

茵尼德 爹爹，你不曉得工人們的現狀呢。



安東尼 我比你還曉得清楚。

茵尼德 爹爹，你是不曉得的，你假如曉得，你不會——

安東尼 要你倒是不曉得，連一分一釐都不曉得。工人們的要求是沒有間斷的，假使沒有人來擋着他們，你有一種甚麼恩惠好享，你難道還想像得到嗎？你該享的就是這麼一種恩惠——（以手扼喉作絞死狀）那時候呢，姑娘，第一是你很得意的那感傷的心緒會失掉的；其次是你的教養，其次你的安逸，到那時候一概都要失掉的啦！

茵尼德 我不相信在階級之間有這樣的隔閡。

安東尼 你——你不信——在階級之間——有這樣的——隔閡嗎？

茵尼德 （冷淡地）這樣的問題我也不曉得是應該怎樣辦。

安東尼 這要費你一輩子或者兩輩子的功夫纔能夠曉得的啦。

茵尼德 你要曉得，爹爹，這事情就只是你和羅伯池兩個人（安東尼把他的下唇挺出）

公司會從此閉門啦。

安東尼 你讓我自己來裁度罷。

茵尼德 (憤恨地) 我是不能旁觀的，我不能看着我可憐的恩尼那樣受苦！爹爹，你可憐那些孩子們罷！我千萬央求你。

安東尼 (苦笑) 你到底要想做甚麼呢？

茵尼德 想盡我自己的本分呢。

(安東尼只注目着她。)

茵尼德 (語調改變，撫弄安東尼的衣袖) 爹爹，你要曉得，你不應該過於操心的啦——費顯爾醫生說的甚麼話，你是曉得的。

安東尼 你說話就給老媽子一樣，那個肯聽你的呢？

茵尼德 不怕你的主義就是這麼樣，但是你也做個十足了。

安東尼 你以為是這樣嗎？

茵尼德 爹爹，你收手了罷！(顏面的表情作用起來) 爹爹，你——你要想到我們身上來呀！

安東尼 我是想到的。

茵尼德 你是一定會失敗的。

安東尼 (徐徐地) 姑娘，關於這點你不要替我擔心；我是決不怕甚麼的。

(滕齊又帶着文件進來；看見父女兩人，躊躇一會又鼓起勇氣來。)

滕齊 太太對不住，我想在喫飯以前把這些文件弄清爽。

(茵尼德不耐煩地看了他一下，又望着她的父親，繼乃突然轉身向客堂走去。)

滕齊 (授文件與筆於安東尼，極謹慎地) 閣下，你可以簽個名麼？

(安東尼接過筆來簽名。)

滕齊 (手中拿張吸墨紙立在愛德島座位之後，極小心地說) 閣下，我的地位全是閣下

賞賜給我的。

安東尼 唔哼！

滕齊 一切甚麼事情都要從我經手；我——我是全然依賴着公司過活的。假如公司裏一

有甚麼不幸的事情，也就是我自己的不幸。（安東尼點頭）不消說，我的女人也是有一份的；所以我就這樣感着兩重的憂慮。紅利真真是跌得很厲害啦。

安東尼（苦笑着擲揄）你總還沒有我損失得厲害罷。

滕齊 豈敢，豈敢？（極小心地）我曉得公司的財產在閣下看來是很重大的。

安東尼 是呀；公司是我創辦的啦。

滕齊 是的，閣下。假如這回的罷工再繼續下去的時候，那會有很重大的事情發生啦。我想理事先生們是正在籌備着的。

安東尼（反語地）真的嗎？

滕齊 閣下，我曉得你的意見是很強硬的，你平常總是敢作敢為一點也不避易的；不過我不想出諸位理事先生——竟會，唉，他們——他們見到了。

安東尼（惡辣地）我恐怕你沒有見到罷。

滕齊（空泛着一種微笑）不是那樣說，閣下；不消說我是有兒女的人，而且我的內子身子

又弱；我處在這樣的境遇，這些自然是要顧及的。（安東尼點頭）不過我想說的話還不是這些，假如閣下肯容許我的時候（躊躇）——

安東尼 你說罷，喂！

滕齊 我覺得——我聽見我父親說，說你閣下的尊算一高起來，對於事物都很很的——

安東尼 （儼然父執輩的神氣）哼，又怎麼樣呢，你說罷。

滕齊 我不好說得。

安東尼 （強硬地）說，你定要說。

滕齊 （停了一會，決心地突口說出）我覺得諸位理事先生要準備推倒你呀，閣下。

安東尼 （默默地坐着）喂，把鈴子按一下！

（滕齊小心按鈴，立在火爐旁。）

滕齊 請你恕我向你說出了這樣的話。我是只在替閣下設想的呢，閣下。

（佛羅斯特走入，走至桌次，望着安東尼；滕齊怕露出張惶的神氣，故意去整理文件。）

安東尼 給我拿點威士克和汽水來。

佛羅斯特 還用甚麼飲食不呢？閣下。

(安東尼搖頭。佛羅斯特向壁櫃走去，準備飲料。)

滕齊 (低聲，地幾乎是嘆願的神氣) 假如你看出前途有甚麼希望的時候，那真是打救了

我啦。(仰望着安東尼，安東尼全然不動) 我真是擔心得甚麼似的。我有好幾禮拜睡不好覺了，閣下，我是不說假話的。

(安東尼看着他的面孔，再徐徐地搖頭。)

滕齊 (失神地) 沒有辦法嗎？閣下。(依然整理着文件。佛羅斯特盛威士克與汽水於盆中，

置於安東尼之右手。莊重地望着安東尼侍立。)

佛羅斯特 閣下，沒有甚麼吩咐了嗎？(安東尼搖頭) 閣下，太醫先生說的話你該還記得罷？

安東尼 我記得的。

(停息一會。佛羅斯特突然走近安東尼身旁，低語。)

佛羅斯特 這回的罷工太把你勞煩了。閣下，請你不要見怪，這樣的事情值得你操心的嗎？

（安東尼說了些甚麼話，不能聽出。）

佛羅斯特 哎，曉得，曉得，閣下。

（佛羅斯特身向食堂走出。羅齊兩次想說話；但兩次都遇着安東尼的凝視，只得把眼埋下，悄然轉身亦向食堂走出。安東尼一人獨留。舉杯，傾飲，深深地；繼乃長嘆一聲，置杯座次，倒靠在安樂椅上。）

幕

## 第二幕

### 第一場

三點半鐘的時候。羅伯池小屋的廚中燃着微微的爐火。廚房是清潔而整飭的，用具全無妝飾，磚底，白粉牆，牆上多爲煤煙所煙染。爐上有水壺一。爐之對側有戶口，現出一片凝雪的市街。木檯上茶杯一，杯下有茶托，茶壺，小刀，麵包盤，乾酪盤各一。爐畔有舊的靠椅一張，羅伯池之妻裹着一牀毛氈坐在椅上。羅妻瘦削，黑髮，年約三十五歲，眼光表示堅忍的精神。髮末盤成髻子，只用線條紮着垂在背後。言沃之妻亦坐在爐畔；髮紅，面闊。勞司之母坐在木檯旁邊，勞母乃一灰白色的老嫗，一頭銀髮。白爾金之妻立於戶口旁邊，表示將去的光景，面色蒼白，身小而緊縮。美紀（安默司之女）二十二歲的姑娘，頗有面首，頰骨高，兩眼陷入，散髮濃黑，坐於別一椅上，兩肘靠着木檯，以手抱着顏面。美紀



只留心諦聽，不言亦不動。

言妻 他給我半個先零（一先零約合銅元四十枚），這是我這個禮拜來纔第一次看見的一點錢影子。沒東西喫的人只好來烤火喫。勞媽，你的臉色白得來就給雪一樣，你來烤一烤罷。

勞母（戰抖着——沒精打采地說）噯！我那老頭子過世的冬天也真個是很厲害的啦。那年是七十九年，那時候怕你們幾位裏面連一個人也還沒有出世啦——美紀是不消說的，白爾金嫂子也是不消說的。（挨次地看了衆人）羅伯池嫂子，你那時候有多大年紀了？

羅妻 老媽媽，我七歲了。

勞母 七歲——哦，真的！還沒好大的啦！

言妻（言過其實地）甚麼，我那個時候已經十歲了，那時候的事情我還記得啦。

勞母（沒精打采地）那時候公司出世還沒有滿三年。我的老頭子在硫酸工場裏做工，把脚弄壞了。我先就對他講過，「你老人家，你要把脚弄壞的啦。」他說，「弄壞不弄壞有甚麼法想

呢？我們是不能夠睡着喫飯的人。」說了剛沒兩天，他結底病倒了，一直就沒有再爬得起來。這也是天意啦！那時候甚麼撫卹金的話是全沒有人講到的。

言妻 那年的冬天是沒有甚麼罷工的啦！（惡意的玩笑）今年的冬天却是太把我弄夠了。羅伯池嫂子，你，你總不是專門喜歡着這樣不好過的冬天的罷？一天只喫一頓飯的事情總有點不自然罷，是不是呢，白翎金嫂子？

白妻 我，我整整四天沒有進過飲食了。

言妻 禮拜五的一天你不是有衣裳洗嗎？

白妻（悽戚地）他們本是說過，他們是要拿給我洗的，不過我前禮拜五跑去的時候，他們都發出去了。我只好等下禮拜再去了。

言妻 哎！想去攪衣裳洗的人真多呢。我叫我的言沃跑到老爺們滑冰的地方去了，看看有甚麼東西好攪的，攪點也好。踞在家裏一點用處也沒有啦。

白妻（淒涼而踏實的聲調）男子們倒還不消說得——只有小孩子們真可憐啦。我是叫

他們睡在牀上不準起來的，他們不跑不跳，肚子也要不會餓一點；不過他們就睡在牀上也總是要動，也真是叫你沒法啦。

言妻 你還好嘞，你的孩子們還不大啦。假如是要進學堂的，那是要把肚子走餓的啦。你的老板一點甚麼都不給你嗎？

白妻 (搖頭，又好像想轉來的一樣)他假如是有甚麼，我想他一定是會給我的。

言妻 (冷笑)哼！公司的紅利是分不成的嗎？

勞媽 (戰戰兢兢地高興着站立起來)好，我要回去了，羅伯池家的嫂子，我們再會。

羅妻 老媽媽你停一下喝一杯茶罷。

勞母 (微微地帶着笑影)羅伯池回來的時候，他是要喝茶的。我頂好走了，回去睡；睡着比甚麼地方也要暖和得一些。

(勞母戰戰兢兢地走向戶口)

言妻 (立起來用一隻手去攙扶她)老媽媽，你來，我們一道走。

勞母（接着言妻的手）謝謝你呀，我的乖乖！

（兩人走出，白爾金妻也跟着走出。）

美紀（纔開首動了一下）羅伯池嬌嬌，你看呀！我同喬治勞司說過：「不把這次的災難弄結局了，你不想同我要好。」我說：「你把你自己的老母親瘦得來就和幽靈一樣，連一根柴也沒有給他燒的，你好不知羞恥。你們整天不做工只是吸煙，讓我挨餓。」他說：「美紀，我可以向你賭罵，我這三星期以來，連一管煙一滴酒也沒有喫過。」我說：「那嗎，你爲甚麼不去上工呢？」他說：「我不能够違背羅伯池。」……羅伯池嬌嬌，就是這一點奇怪！說來說去總是羅伯池！他們都把事情去掉了，但祇是爲羅伯池丟掉的。只要他一說起話來，別人家便都成了惡鬼一樣。（沉默了一下，羅伯池妻呈出一種心痛的神情）啊！羅伯池嬌嬌，你總是不想他去面子的啦。他是你的老板。弄得大家瘦得來就給影子一樣了！（做出一種姿勢向着羅伯池妻）嬌嬌，假如勞司是想要我的時候，那他就要丟掉羅伯池。假如他丟掉羅伯池的時候——那衆人是要跟着他走的。他們只在等着一個人爲首。我的爹爹是反對羅伯池的，大家心裏也是反對羅伯池的。

羅妻 你不該打倒羅伯池的啦？（兩人沉默着相視）

美紀 我不該嗎？一些卑陋的漢子們——弄得來連自己的母親自己的兒女都無法安頓

了。

羅妻，  
啊美紀！

美紀（望着羅伯池妻，好像要看破她的心事的光景）我不懂得羅伯池怎麼能夠忍心見你。（睨在爐前，伸手去烤火）哈刺司今天又來了。今天他們大家總會有一番決心的。

羅妻（和婉地）羅伯池是絕對不肯丟掉火夫和技手們的。那樣是昧不過良心的事情。

美紀 嬌嬌，你不要騙我。都是他自己逞強罷了。

（戶口有敲門的聲音，羅妻與美紀回頭看見茵尼德走來。茵尼德戴一頂圓皮帽，穿一件灰鼠皮坎肩。茵尼德進門後即將房門掩上。）

茵尼德 恩尼，我可以進來罷？

羅妻（逡巡地）哦，茵尼德小姐！你讓安德武太太坐罷，美紀呀！

(美紀讓其坐椅於茵尼德)

茵尼德 謝謝你！(轉向羅妻) 你身子好一點麼？

羅妻 唉，太太，多謝你望念，太太。

茵尼德 (望着板着面孔的美紀，想要她出去) 你爲甚麼把肉汁給我退回來了呢？你眞眞是不顧情面啦！

羅妻 太太，我多謝你，我是用不着的。

茵尼德 不消說，總是羅伯池在作怪啦，是不是呢？他公然要使你們受苦受難啦。

美紀 (突然地) 受甚麼難呀？

茵尼德 (喫驚地) 喂呀，對不住！

美紀 那個說過這兒有人在受難呢？

羅妻 美紀！

美紀 (把披肩蒙起頭來) 我們自己的事情讓我們自己管。用不着你到這里來做偵探。

茵尼德（對着美紀抗議，但是沒有離開座位）我並沒有向你說話。

美紀（聲低而猛烈）你的慈悲請你收藏着好了。你以為可以同我們聯絡，你是錯了。你回去罷，請把這些話對歐督老爺說好了。

茵尼德（冷酷地）這兒又不是你的房子。

美紀（轉身向戶口）不錯，這兒並不是我的房子；你的房子請你不要來污穢了呀，安德武的太太。

（美紀走出，茵尼德以指扣木樁。）

羅妻 太太，那是安默司的女兒美紀，請你大量些，她今天的脾氣有點不好。

茵尼德（望着她）啊，我想她們都是蠶材，都是一樣的蠶材。

羅妻（微微含笑）是的，太太。

茵尼德 羅伯池出去了嗎？

羅妻 是的，太太。

茵尼德 他們總不肯講和，我想來是他在作怪。恩尼呀，你說是不是呢？

羅妻（兩眼看着茵尼德，一隻手的手指不斷地在胸上撫摩，和婉地說）太太，他們都說是你爹爹不肯呢——

茵尼德 我的父親年紀已經老了。老年人的脾氣你是曉得的。

羅妻 太太，我真擔心呢。

茵尼德（更柔和地）我並不是要叫你擔心的呢，恩尼。我曉得爹爹的不是，也曉得羅伯池的不是。

羅妻 無論甚麼人老了，我都擔心的呢，太太；年紀老起來是很可怕的，像安東尼老爺我總覺得是很冠冕的老人。

茵尼德（衝動地）他老人家時常是喜歡你的，你該記得罷？恩尼，我替你做點甚麼好呢？你儘管教我做罷。你是不能動的人啦。（走向爐邊，將水壺取開，尋炭）你真不知禮節，把我的肉羹和禮物都送回去了！



羅妻 (微微含笑) 真的不知禮節嗎，太太？

茵尼德 (憤憤地) 喂，你連炭都沒有了嗎？

羅妻 太太，請你還是把水壺擱上去罷；羅伯池回來的時候，他是立刻就要用茶的。他在四點鐘要去和工人們開會。

茵尼德 (把水壺擱上) 他又要去煽動工人們去了啦。你難道不能止擋着他不去嗎，恩尼？

(羅妻微微訕笑) 你不肯試一試嗎？(沉默) 你到底曉不曉得你的病態呢？

羅妻 那只是我自己的心臟弱呢，太太。

茵尼德 你和我們一道的時候，是很好的。

羅妻 (不屈地) 羅伯池待我沒有一刻時候不好呢。

茵尼德 不過你要的東西總應該有纔行，你是甚麼東西都沒有啦！

羅妻 (哀訴地) 別人都說我不像要死的人啦？

茵尼德 不消說你是不會死的，只要你能有正當的——我假如把我的太醫送來的時候，

你肯不肯叫他看看呢？我相信他一定會醫好你的。

羅妻（有些躊躇意）好嗎，太太。

茵尼德 安默司的女兒美紀是不可叫她到這兒來的；她只是來苦擾你。她以為工人們所受的災難我是一點也不曉得的一樣。其實我很憐憫他們，不過你是曉得的，他們也太做過餘了。

羅妻（不斷地撫摩她的胸部）太太，他們說不這樣沒有第二種方法可以增加些工錢呢。  
茵尼德（嚴峻地）但是呢，恩尼，連工會也都不幫助他們了呢。我的丈夫是很替工人們表同情的，不過他說他們的工錢並不薄啦。

羅妻 不見得罷，太太？

茵尼德 他們總不替公司設想，假使公司照着他們所要求的給他們，公司怎麼能夠支持下去呢？

羅妻（用力地）不過紅利却分得很大呀，太太。

茵尼德（受了衝撞的光景）你好像把股東們都寫成有錢人去了啦，其實他們並不是——

有許多和工人們還差不多呢。（羅妻微笑）他們不過要顧顧面子罷了。

羅妻 真的嗎，太太？

茵尼德 你們又不上糧又不納稅，還有許多許多的應酬他們有，你們都是沒有的。工人們假如不喫煙，不打牌，他們的生活也儘好過啦！

羅妻 他們，他們做一陣苦工，也得享享快樂。

茵尼德 不過不該像那種下等的快樂。

羅妻 （有些憤恨意）羅伯池沒有沾過一滴酒，平生也沒有打過一次牌。

茵尼德 哦，不過他不是普通的——唉，他是技手啦，他是上等人。

羅妻 是的，太太。羅伯池說過，工人們沒有機會能夠求別的快樂的啦。

茵尼德 （沉思着）不錯的，我曉得是很不容易。

羅妻 （帶些敵意）並且他們說，堂皇的紳士們也和工人們一樣壞蛋啦。

茵尼德 （微笑）連我也和一般人一樣呢，恩尼，不過你是曉得的，那是很無謂的。

羅妻（苦苦地用力地）也有不少的工人們是從不進酒店的；不過就是那樣生活也不好出半個錢來，而且一生了病的時候那簡直沒法。

茵尼德 不過他們是有俱樂部的，他們沒有嗎？

羅妻 俱樂部一禮拜只給十八先零的呢，太太，這要支持一家是不够的。羅伯池說，工人們只是手裏做來口裏喫。今天的半先零比明天的一先零要緊，工人們大家都在這樣說呢。

茵尼德 不過這是一種賭棍的辦法。

羅妻（興奮起來）羅伯池說，工人們一輩子都是賭棍呢，從生下地來一直到死。

（茵尼德感着興味把身子湊進一步。羅妻愈說愈見激昂，在最後的幾句話中集着全身的感情說出。）

羅妻 太太，我的羅伯池說，工人們的兒子一生下地來，每換一口氣就好像在擲骰子一樣，看還是生，看還是死，這樣繼續下去過活一輩子；等他一到老來的時候，又看還是進棲留所，看還是進坟墓了。他說，沒有一個親近的人扶持，自己要餬口又要養小孩子，又節省喫，又節省穿，弄得

來也沒有剩餘，也沒有安定。這就是他所以不要小孩子的原故了（把身子落後去），不怕我就怎麼想要些兒女的啦。

茵尼德 是的，我是曉得的！

羅妻 太太，你不見得曉得。你有你的公子小姐們，你是並不消自己去操心的。

茵尼德（溫和地）恩尼，你的話怕太說多了罷？（說了，又不自檢點地）不過羅伯池發明瞭了那種製造法的時候，他不是得了不少的報酬嗎？

羅妻（辯解地）羅伯池的錢通通用精光了。他是時常關心着這回的罷工的。他說，別人家在受難的時候，他不應該存蓄一個錢。不過一般的人不見得盡是這樣！有些人只管自己弄得起走就算了——他們除掉自己而外再不管別人的。

茵尼德 大家都苦得這個樣子，他們又做得出甚麼來呢？（變過一種聲調）但是羅伯池總應該顧到你的！這樣太難乎爲情了！開水開了啦。我可以給你弄點茶麼？（取過茶壺來，磅着茶葉，沖開水進去）你不想喝一杯嗎？

羅妻 多謝你，太太，我不。（傾聽着，好像有人腳步聲）太太，羅伯池回來了，他脾氣暴躁得很，我望你不要和他見面。

茵尼德 哦！但是我要和他見面的呢，恩尼；我要和和氣氣，一點也不衝撞他的。

羅妻 太太，這是他的生死關頭，你千切不要和他見面。

茵尼德 （極溫和地）我要找他到外面去說話，免得苦擾着你呢。

羅妻 （微弱）太太，不可以。

（她突然站立起來。羅伯池於不知之間早已走入。）

羅伯池 （脫帽——帶些俏皮的神氣）我來得真不湊巧，恕罪恕罪；我不曉得你在和貴婦人打交道啦。

茵尼德 羅伯池，我可以和你說幾句話麼？

羅伯池 太太，你到底是那一家人的太太呢？

茵尼德 你又不是不認識我的！我是安德武夫人。

羅伯池（故意恭而且敬的鞠躬）總理閣下的千金小姐啦。

茵尼德（認真地）我是來找你談話的；你可以費一分鐘的時間向外邊去麼？（說時望着

羅妻）

羅伯池（掛帽）太太，我沒有話說。

茵尼德 但是我有話定要向你說呢。（走向戶口去）

羅伯池（突然橫暴起來）我沒有時候來聽！

羅妻 啊，大衛德呀！（羅伯池之名）

茵尼德 羅伯池君，我勞煩你呢！

羅伯池（脫去外套）對不住，不敢服從貴婦人的尊命——不敢服從安東尼閣下的小姐。

茵尼德（躊躇了一下，又決心地）羅伯池君，我曉得你又要和工人們開會了啦。（羅伯池

鞠躬）我來央求你，請你千萬和解了；就算只是替你着想呢，你請稍微讓一點步罷。

羅伯池（自語）安東尼閣下的小姐求我讓一點步，說作與只是替我們自己着想。

茵尼德 爲一切人着想，爲你自己的妻子着想啦。

羅伯池 爲我的妻子着想，爲一切人着想——爲安東尼閣下着想啦。

茵尼德 你爲甚麼和我的父親那樣不去呢？他平時又沒有陷害過你的。

羅伯池 他沒有？

茵尼德 他的意見就給你的一樣，一點也不通方圓啦。

羅伯池 嚇嚇，我也敢說我有甚麼意見嗎？

茵尼德 不過他是老人，你是——（看見羅伯池的眼睛定着自己，把話中斷了）

羅伯池（平淡的聲調）假如我是看見安東尼死的時候，不怕我就伸一隻手去也可以救活他，我是連一個小指頭也不肯動的。

茵尼德 你——你——（又把話中斷了，只是咬着自己的嘴唇）

羅伯池 我是不的，絕對不的。

茵尼德（冷靜地）你只是口頭說硬話，你自己是曉得的！



羅伯池 我每個字都是死心蹋地的。

茵尼德 那嗎爲甚麼呢？

羅伯池 (目光一閃)爲甚麼爲的安東尼是專制的魔王！

茵尼德 簡直沒道理了！

(羅妻把身子動了一下，想立起來，但又倒坐下去了。)

茵尼德 (急忙上前)啊，恩尼呀！

羅伯池 喂，請不要管我的老婆。

茵尼德 (大吃一驚而退後)我想——你一定是瘋了。

羅伯池 瘋人的房子不要勞你貴婦人的貴腳啦。

茵尼德 我是不怕你的。

羅伯池 (鞠躬)我何敢望安東尼閣下的小姐怕我喲。安東尼是不怕事的，就和他的其他

的徒黨一樣。

茵尼德 (突然地) 唉，在我想來，你怕以爲繼續着爭鬪下去是很勇敢的罷。

羅伯池 安東尼閣下一定要和些婦女小孩子們對敵，他也是以爲勇敢的嗎？安東尼閣下是有錢人，我是曉得的；他定要和我們這些窮光蛋對敵，他是以爲勇敢的嗎？他使一些小孩子們餓得叫喊，婦女們凍得發抖，他是以爲勇敢的嗎？

茵尼德 (把手舉起來，好像怕受打撲的光景) 我的父親素來是照着他的主義行事，你是曉得的。

羅伯池 哼，我也照着我的主義行事的啦。

茵尼德 你恨我們；所以你們不甘屈伏啦。

羅伯池 安東尼閣下也是一樣，不怕他就怎麼詭辯。

茵尼德 總而言之，你總應該愛憐你的妻子的。

(羅妻手本撫着胸部，至此取開，想平靜自己的呼吸。)

羅伯池 太太，我再沒有甚麼話說了。

(拿起麵包來。有扣門聲，安德武走入。安德武立望着三人，茵尼德轉身向安走去，繼又有些狐疑)

安德武 茵尼德呀！

羅伯池 (譏訕地) 安德武先生，你用不着走來找你的太太。我們都不是強盜啦。

安德武 我是曉得的，羅伯池。你的女人可好得一點嗎？

(羅伯池不置答覆地回過身去。)

安德武 茵尼德，我們走罷。

茵尼德 羅伯池君，我再央求你一遍，請你在你妻子身上設想。

羅伯池 (故意恭而且敬地) 太太，我假如也可以忠告你的時候，——請你爲你丈夫，爲你

父親着想。

(茵尼德想再回答，但又忍着走出。安德武替她開了門，隨後跟出。羅伯池走近爐旁，伸出手去在微微一些火影上烤着。)

羅伯池 怎麼樣了，恩尼？你現在覺得好些麼？

（羅妻微微發笑。羅伯池取外套來替她裹着身體。）

羅伯池 （看錶）三點五十分了！（突如其來地）我看見他們的面孔，除掉那個老忘八而外，誰都是沒有鬪志的。

羅妻 大衛德，你不息一下吃點東西去麼？你一天都沒有吃東西。

羅伯池 （指着自己的咽喉）那些忘八老頭子不從這鎖上走去的時候，我甚麼東西也吞不下去的。（走來走去地）工人們今天定會作難我的——他們都沒有打算，那些卑怯的傢伙們。他們就給蝙蝠一樣，——在這青天白日裏，抵擋在鼻子面前的東西都看不見。

羅妻 大衛德，他們有女人拖着呢。

羅伯池 啊！他們都這樣說！他們自己的肚皮要說話的時候，立刻就將婦人提起來了！平常他們喝酒的時候，他們的婦人們一點也不動作；只要爲着神聖的公益使他們稍微一受了點子苦難的時候，他們的婦人們立刻就可以止得着他們了。

羅妻 不過有兒有女的人也怕沒法的。

羅伯池 啊！他們一點也不想到將來究竟有沒有供養兒女的能力，只是製造些來做奴隸的時候——

羅妻 （喘息着）好了好了，你不要再說了，——我忍着——我忍着——

羅伯池 （凝視着她）哦哦，你怎麼了你怎麼了？

羅妻 （斷氣地）不，不，大衛呀——我忍不住了！

羅伯池 好的，好的，我曉得了！那是一點也不錯的（辛辣地）他們平時一點也不積蓄在那兒，弄到這樣生死存亡的時候一點也沒法。他們一點也不弄到手便送到口——咳！那些該死的東西！他們要把我氣死了。纔動手的時候擋也擋不住他們，弄到現在來簡直是危在旦夕了。

羅妻 大衛呀，那怎麼靠得住呢？他們又不是鐵造成的。

羅伯池 靠不住？我自己做的事情難道都靠不住嗎？我難道還要怕死，要去投降敵人嗎？一個男子能够做的事情，別個男子也是能够做的。

羅妻 但是婦人們呢？

羅伯池 這不是婦人們能够做的事體。

羅妻 (表示些反對的意思) 不然，婦人們你們要叫她們死，她們是可以替你們死的。那不是婦人們做不到的事體。

羅伯池 (把眼睛避開) 又沒有人說到死的話，我們來我們們也不會死的，我們不打倒那些——(他又看着她的眼睛，又避開了。激昂地) 我這幾個月來等待着的就只有這一點。我要把那些老忘八羔子打倒，弄得手足無措地把他們送回去，我看見他們的臉色，我告訴你他們簡直一點鬪志都沒有。(走到掛釘處，把帽子取下)

羅妻 (目送着他——柔和地) 大衛呀，你把外套穿去罷，外邊一定很冷。

羅伯池 (走到她身邊來——眼睛總不敢正視) 不，你不要動，好生暖和一下。我去了停不一會就回來。

羅妻 (忍不住要流眼淚的光景) 你頂好還是穿去罷。

（想揭去外套，但是羅伯池又從新替她披上，緊緊裹着她。想看她一眼，但又不敢。羅妻蜷縮在外套裏面，兩隻眼睛半含哀怨，半含愛慕地追送着他。他又看了一次錶，轉身走去。走至戶口遇着紀恩（安默司之子美紀之弟）十歲的一個幼童，穿着不合身的大人的衣服，吹着一個洋鐵口韜。

羅伯池 哦，小伙計！你來了。

（羅伯池走出。紀恩在羅妻前三尺遠處站立着，注視着她沒有說話。）

羅妻 你來得好，紀恩！

紀恩 爹爹也要來了；美紀姐姐也要來了。

（坐在桌旁，吹弄着口韜；亂吹了三聲，又學起杜鵑的叫聲來。）

（戶外有扣門聲，老安默司走入。）

安默司 羅伯池大嫂，今天恭喜你。你可以好得一點麼？

羅妻 多謝你！我很託福。

安默司（不安地）羅伯池在家嗎？

羅妻 他剛好出去赴會去了。

安默司（放了心話匣子打開了來）羅伯池大嫂，你曉得，我們這回真是倒楣啦！我是想來對他說，我們是應該和倫敦的老爺們講和的。他又跑去赴會去了，真是不湊巧。我想，他一定又跑去火上加油去了。

羅妻（抬起半身來）安默司老板，他是怎麼也不投降的呢。

安默司 你不要動，你動了不好。你曉得，現刻除掉技手們和喬治勞司而外，甚麼人都是不贊成他的啦。（鄭重地）這次的罷工，教堂裏也反對起來了！他們警告了我們，我同教堂裏打過交涉了。（紀恩吹起口哨來）噓！別人怎麼樣說我不管，我請教堂出來干涉我們，把這場災難結束，這是教堂裏應該做的事體；我想來這對於我們大家都好。假如這和我的意見一點也不合，那我是不說的——不過這就是我自己的意見啦。

羅妻（想遏抑着自己的激昂）你一投降了，我不曉得羅伯池會怎麼樣。



〔安默司〕反正也不會是丟臉的事體啦！他做到這樣的地步，已經算是非凡的人物了。他還要幹下去的時候，這是背叛天理的事情；甚麼人都不贊成他，這是理所當然的。不過教會裏已經在干涉了，他不能背叛教會啦。（紀恩學吹杜鵑）不要那樣昏鬧罷（走向戶口去）哦，我的女兒走來陪伴你來了。大嫂子，請了請了——你當心着——不要擔心呢。

〔美紀走入，在開着的戶口立着，望着街上。〕

〔美紀〕爹爹，你會攪連的，他們已經動手了。（美紀捉着安默司的袖子）爹爹，請你今天定要反對他纔行啦，今天！

〔安默司〕（意態軒昂地把衣袖撒掉）喂，丟掉罷，我是曉得幹的。

〔安默司走出。美紀從戶口正中徐徐移入，好像有甚麼人追來了的光景。〕

〔勞司〕（在戶口現出）美紀呀！

〔美紀背羅妻而立，把頭抬起來，把兩手背在後面，凝望着勞司。〕

〔勞司〕（很憔悴的一個面孔）美紀呀！我要去赴會去了。

(美紀不動，輕蔑地微笑着)

勞司 你到底聽見沒有？(兩人以低而快的聲調對話起來)

美紀 我聽見的呀！你去罷，你把你的老母親殺死，你是很有本事的。

(勞司捉着美紀的兩腕。美紀毅然屹立着，把頭曲向後面。勞司把手放了，也屹立着不動起來。)

勞司 我是賭過咒要幫助羅伯池的。我是賭過咒的罷！你要叫我反汗嗎？

美紀 (微微地含些譏諷) 你是好漂亮的情郎哥啦！

勞司 喂，美紀！

美紀 (微笑) 我聽見別人說過，凡是情郎哥兒都是要照着他情人說的話行事的——

(紀恩又學吹杜鵑)——不過這話有點不真確的樣子！

勞司 你是要叫我做個黑心漢破壞這次的同盟罷工啦！

美紀 (把眼睛閉着半分) 你就爲我做一做罷！

勞司 (把手撫額) 不行! 我辦不到!

美紀 (敏捷地) 你爲我做一做罷!

勞司 (從牙縫裏迸出來) 你不要作難我呢!

美紀 (把手向紀恩舉動一下——快而低聲地) 爲孩子們的原故我定要你做一做!

勞司 (猛烈的低語) 美紀呀, 美紀呀!

美紀 (微微含些譏諷) 不過你不能向我失信的!

勞司 (氣湊地) 好嗎, 我就幹罷! (轉身跑去)

(美紀面上浮着微笑, 立着同送着他, 回頭向羅妻。)

美紀 我今天把羅伯池打倒了!

羅妻 (蔑視地) 你把我的男人打倒了, 你就那樣地——(倒靠在椅背上)

美紀 (跑向羅妻前, 捫她的手) 你冷得就和石頭一樣啦! 你要點白蘭地麼? 紀恩, 你跑向

『獅子店』去, 說我叫他送點酒給羅伯池嬌嬌。

羅妻 (微微動了一下) 我就這樣安安靜靜坐一下好了，美紀，你把點茶——給紀恩。

美紀 (給紀恩一點麵包) 好，你這小流氓，你不要吹得怪吵人的。(走向爐邊，跪下) 火快要熄掉了。

羅妻 (微笑一下) 熄掉不熄掉都是一樣！

(紀恩又吹起口哨來)

美紀 噓，噓——紀恩——

(紀恩停止着)

羅妻 (微笑着) 讓他吹罷，美紀。

美紀 (跪在爐邊傾聽) 等呀，等呀。我實在等得不耐煩了；等呀，等呀——婦女們除等而外沒有用處！你聽見他們在開會的聲音沒有——我是聽得見的！

(紀恩又吹起他的口哨；美紀立起來；半輕不重地揉着他的頭髮；又纔坐下去，把兩肘靠在桌上，把頭部托在兩手中。坐在他背後的羅妻臉上的微笑已經變成了可怕的驚

愕。羅妻突然把身子移動，伸向前方，把兩手壓着自己胸部。繼復又緩緩沉坐下去；面上的苦痛漸漸緩和；又現出微笑來。她又緊睜着紀恩，和着他的音調把嘴唇和手指振動。

幕下。

## 第二場

四點過鐘。昏黃中一羣工人聚集在開曠的渾泥的空場上。外面有鐵網圍住。網後是運河的高堤，河畔泊住一隻遊艇。遠處爲水沼，一帶雪覆着的遠山。工場的高牆從運河邊上橫經過廣場，在牆角上有木桶和木板砌成的粗糙的講臺。哈刺司立在講臺上。羅伯池略從衆人離開，背靠着牆壁。在河堤路上兩個舟子在那兒作壁上觀，漠不關心地吸着煙。

哈刺司（把手伸出）好，我已經坦坦白白地對你們講了。就作興講到明天，我也只能向你們講這一點。

賈可（面色煞黑，微有短鬚）先生，我要請問一下啦！公司裏難道要雇用些破壞我們的壞蛋嗎？

白爾金（威脅地）就讓他們幹一下來看石罷。

（羣衆中發出粗暴的不平聲。）

剝能（圓面孔的工人）他們又到甚麼地方去找呢？

易芳時（短小精幹的男子）這樣的壞蛋到處都是有的；拍賣朋友是他們的拿手好戲啦。隨時都是有這樣怕落掉飯碗的人。

（又起一次粗暴的不平聲。人衆有些動搖，老安默司排開羣衆，走到前面來立着。）

哈刺司（把手舉起）公司倒也無從去找那樣的人的。不過那也於你們沒有好處。喂，朋友們，你們要把氣放平靜一點。你們的要求一時會引起無數的同盟罷工來的，我們迎接不暇。我們

工會是以正義爲生命的，我們不肯有所偏袒。無論是誰，只要是公正人，都會說你們——你們是過分了！我不是說你們的要求是太不應該，但你們是太不量力；你們是在替你們自己掘坟墓呢。你們定要埋在墓坑裏，還是要爬出來呢？你們說罷！

紐亦司（瘦削而黑鬚）先生，你說得好！到底那樣的好呢？

（羣衆又起動搖，勞司匆匆走來，立於安默司之旁。）

哈刺司 請把你們的要求縮小來合乎正規，我們便會幫助你們到底的；你們不贊成的時候呢，那嗎不要望我再到這兒來徒費時間了。今天你們要曉得，我不是那種信口開河的人。你們只要把主意拿穩，我是要幫助你們的——就有人要唆使你們反對，你們不要管他——（兩眼注視在羅伯池身上）你們快把請和的主意拿定，你們所要求的條件請放在我的身上。你們究竟走那一條路呢？是互相攜手高唱凱歌——還是——大家一同餓死呢？

（羣衆之中發出一聲長長的呻吟。）

賈可（憤憤地）你趕你所曉得的說罷。

哈刺司（把聲音提高起來，壓下羣衆間的呻吟）我所曉得的嗎？（冷靜而帶着情熱）朋友，你們所幹的一切事情，我都是幹過來的——我幹的時候，還沒有那位小朋友（指着一位最年少的青年）那麼大膽；那時候工會還沒有像現在這樣的。工會是怎麼樣強盛起來了的呢？就是大家互相攜手把什弄強盛起來了的。我是甚麼事情都幹過來的，我告訴你，我的靈魂裏面還深留着烙印的啦。你們所受的苦楚我都曉得——你們不能告訴我一句我所不曉得的話；但是全體事大，部分事小，你們不過是一部分罷了。來，和我們攜手罷，我們便和你們攜手。

（兩眼徧視羣衆，有所期待。呻吟增大起來；工人們各各分成小小團集。格林，白爾金，紐亦司三人聚首議論。）

紐亦司 這工會的拐子，說得很動聽。

格林（平靜）哎！別人肯聽我的話，我在兩個月以前早就曾說得動聽了。

（船夫在堤岸上發笑。）

紐亦司（指着船夫）你看牆那邊的那兩個忘八蛋！



白爾金（惡毒地）忘八羔子們還不住聲的時候，我要邊斷他們的喉管。

賈可（突然地）你說火夫們的工錢是已經十足了嗎？

哈刺司 我沒有說過他們的工錢是已經十足了的；我是說火夫們的工錢已經是和別處

的工場一樣。

易芳時 那是騙人的話（嘶叫）哈拔爾的工場是怎麼樣呀？

哈刺司（冷淡地帶些譏刺）朋友，我是不是騙人，你應該是曉得的。哈拔爾的工作時間長

些，所以結果工錢是一樣的啦。

亨利勞司（面黑，與其兄喬治絕相似）禮拜六做全工加兩倍工錢，你贊不贊成呢？

哈刺司 好的，我贊成你們。

賈可 我們的寄附金你怎麼用了的？

哈刺司（冷靜地）我們打算怎麼用，我已經對你們說過。

易芳時 哼！「打算」說去說來都是打算！你在騙我們的朋友賣我們啦。

(羣衆嘩噪)

白爾金 (叫出) 說話要當心些呀!

(易芳時憤然四顧)

哈刺司 (提起聲音來) 只要曉得左手和右手的人，應該曉得我們工會不是強盜，也不是

騙子。我的話已經說完了。記着罷，兄弟們；你們要找我的時候，我立地會來幫助你們。

(跳下演壇，羣衆分開，哈刺司走過下。船夫一人搖着煙斗目送着他，含着一種嘲笑的态度。工人們各各聚合或散處，許多視線投在羅伯池身上，羅伯池仍然依牆而立。)

易芳時 他要叫你們昧良心破壞我們的同盟罷工啦，這點就是他的希望。他希望你們賣我們啦。你們一把良心昧了——我就餓死，我就會餓死啦。

白爾金 那個在昧良心呀——你說話要當心些，你曉得不？

鐵匠 (一位黃髮巨腕的青年) 女人們怎麼樣呢？

易芳時 我們能够怎麼樣的，她們就能够怎麼樣，她們是不能夠嗎？

鐵匠 你是沒有老婆的罷？

易芳時 我也不高興要啦！

安默司 (大聲地) 喂！兄弟們，讓我們同倫敦的老爺們講和罷。

大威士 (黑色，遲鈍而陰鬱的一位漢子) 上演臺去罷，你有話說的時候，上演臺去罷。

(羣呼『安默司』安默司被人推上演臺；勉強登上之後，脫帽候羣衆的靜止。少時沉默。)

紅髮青年 (突然地) 禿頭老者安默司呀！

(喧笑；船夫彼此對話；又沉默起來，安默司開始發言。)

安默司 我們大家都陷在地獄裏了，這都是天老爺使我們這樣的。

亨利勞司 是倫敦的忘八們使我們這樣的。

易芳時 是工會的那些走狗們。

安默司 也不是倫敦，也不是工會——都是天老爺的意思。無論甚麼人要在天老爺面前

投降，這是一點也不算恥辱的啦。因為天老爺是很大的東西，比我們一個人還要大。我的年紀在

這兒算是頂老的了。你們要曉得，違背天意是頂不好的事情啦。本來可以無病息災的，你們定要使別人受罪，這是惡罪。

（羣衆間發出笑聲。）

安默司（含着怒意繼續說去）你們在笑甚麼？我說，那是罪惡！我們是在爲主義而戰，這兒不會有一個人能夠說我是不相信主義的。不過天老爺已經叫我們『不要再過分了』，我們是沒有一個敢向他伸出一個指頭去反對的啦。

（羅伯池發出笑來，羣衆發出表示贊意的騷音。）

安默司 天意是不能不順從的。我們人的本分是應該成爲純潔，忠實，公正，慈和的啦。神甫們平常是這樣告訴我們。（含怒地向着羅伯池）喂，羅伯池，神甫們告訴你，說你們違背天意，是不行的啦。

賈可 你對於工會的意見呢？

安默司 工會也是靠不住的，他們是把我們看得屁錢不值的。他們說：『你們照着我們所

說的做罷。」我做火夫頭子做了二十年，我對工會說——（激昂地）——「究竟工人們應該得多少工錢，你們能够告訴我，和我所能告訴你們的一樣嗎？」我向工會繳了二十五年的會費，然而——（更激昂地）——一點也沒有得到甚麼！那位哈刺司說的話，只是謊鬼的啦！（羣衆發出騷音）

易芳時 好啊，好啊。

亨利勞司 請說白道！那嗎你退會好！

安默司 你們想想看，別人家看不起我們的，難道我們要看得起他嗎？

賈可 不錯，不錯。

安默司 他們要謊鬼儘他們去，我們幹我們的啦。（羣衆騷然）

鐵匠 我們開首就是這樣幹的，難道不是嗎？

安默司 （愈見激昂起來）我是生下地來就是單人獨馬幹起來的。我不怕就一個錢也沒有，我也安分守己地幹到了現在。兄弟們，用人家的錢做事體，世間上正是多得得很啦，我們正正堂

堂地戰了一場，我們就打敗了，也不算是我們的罪過。請你們委託我們去和倫敦的理事們講和罷；就算我們是失敗，我敢說我們敗了還是人，總比跟在人屁股後頭，就像一羣狗一樣，讓別人替我們做事情的好一點罷。

易芳時（不服地）那個要想當狗呢？

安默司（把頸子伸長來）甚麼？我一同人家對敵，他把我打倒了，我是不去請教別人來幫助我的；打倒了我又立起來；真真正正就把我打倒了，我也睡在那兒不動，這不是很對的嗎？

（羣衆間發出笑聲。）

賈可 工會是靠不住的！

亨利勞司 不靠工會不行（別的工人們也叫出）

易芳時 破壞同盟罷工的忘八蛋們！

（白爾金與鐵匠向易芳時揮舉拳頭。）

安默司（做出一種姿勢）你們要曉得，我是一位老人啦。（羣衆突然沉默起來，繼又發出

叫騷)

紐亦司 老忘八，敢說『不要工會』

白衛金 狗頭狗腦的火夫們！只要有兩毛錢，我可以叫他們去臉大吉。

格林 當初假如是聽了我的話啦！——

安默司 (拭着眉額) 我現在要說到我心裏想說的話了。——

大威士 (不服地) 時候已經過了呀！

安默司 (莊重地) 神甫們說：這場爭鬪不要再繼續下去了！他們叫我們收局！

賈可 那是謊話！神甫們是叫我繼續下去的！

安默司 (嘲笑地) 不錯！我的腦壳上生得有耳朵啦。

紅髮青年 哎！而且耳朵很長啦！(笑聲)

賈可 你的耳朵那回一定聽錯了。

安默司 (激昂地) 我是正當的時候，你就不會正當，你們總不能說兩來都是對的。

紅髮青年 神甫老爺們却是兩來都是對的啦！

（「最年少的青年」發起笑來，羣衆發出騷聲。）

安默司（凝視着那位「最年少者」）啊！你是該死的小鬼。我對你們衆人說。你們敢同神甫們作對的，我就不和你們一道，凡爲敬仰上天的人都不會和你們一道。

（安默司走下演臺。賈可向演臺走去。有多人叫出「不準他上去！」）

賈可 不準他上去？言論是自由的啦。（登臺）我對於你們沒有多的話說。你們該平心靜氣地想一想；你們走路已經走了這麼遠了，現刻你們要終止起來。我們原來是同舟共濟的，現刻你們要分成兩隻船了。我們技手是站起來替你們表同情的；你們現刻，要預備和我們分手了嗎？我們早曉得是這樣，我們當初不會你們一道出馬的！這點就是我想對你們說的話。安默司老頭子的說教是靠不住的。你們假如要投降給倫敦，投降給哈刺司，那你們是把我們丟在火坑裏了——你們只曉得朝乾處走——你們是不會做這樣的事情的，兄弟們，這樣的事情做出來有點不大乾淨啦。



（賈可走下；他的短短的演說，含譏帶諷地演說了出來，演說中羣衆間起了一種不愉快的動搖。勞司走上前去，跳上演臺，態度猛烈。羣衆中發出反對的騷音。）

勞司（極激昂地說出）朋友們呀，我不是漂亮的演說家，但是我所說的話是從心裏頭說出來的。我所說的話是人的本心話。一個人誰個能夠坐着，看見自己的母親餓死呀？到底誰個能夠呢？

羅伯池（前進）喂，勞司！

勞司（兇猛地看着他）哈刺司說得不錯！我把我的心腸改變了！

羅伯池 啊！你是反了汗嗎！

（羣衆發出一聲意外的大驚。）

紐亦司 哦！你變成甚麼東西了？

勞司（極激昂地說着）哈刺司說得好。「你們同我們攜手罷，我們也會和你們攜手。」我們錯得一踏糊塗錯得這麼久了；到底是甚麼人把我們弄糊塗了呢？（接着羅伯池）就是那位

尊駕。他說：『不，不要妥協，快和那些強盜們奮戰，把喉管給他們扼破來！』但是扼破的不是他們的喉管，纔是我們自己的，我們自己人的喉管啦，這就是實實在在的真理。朋友們，我是不會演說的，我所說的話是我的血，我的肉，是我的心。（向羅伯池作出威嚇的舉動，但不免有些害羞）你們聽着，他是又會上臺來說話的，你們要當心着不要聽信他呀。（羣衆呻喚）他的舌尖上是有地獄裏的烈火的。（羅伯池發起笑來）哈刺司說得不錯。沒有工會我們會成甚麼物什呢——一把乾柴葉——一股輕煙。我是不會演說的，但是我敢說：我們把這一次的罷工停止了罷！停止了罷！與其繼續下去使女人和孩子們餓死，我們趕快停止了罷。

（贊成的騷音幾乎掩滅了反對的騷音。）

易芳時 你怎麼變成了昧良心的走狗了？

勞司（帶着猛烈的面容）哈刺司說的話不是胡說白道的。讓我們和倫敦來的幾位講和罷；我是不會演說的人，但是我敢叫你們——把這場的慘禍結局了罷。

（他把圍巾一捲，把頭向後一掉，跳下臺去。羣衆喝采向前湧來。喧叫着：『我們已經夠

了！『拜託工會喇！』拜託哈刺司喇！在此種種叫聲之中，羅伯池泰然自若地登臺靜默了一瞬時。

鐵匠 我們不想聽你的話呀，收拾着好了！

亨利勞司 滾下來！滾下來！

（兩人這樣叫着向演臺湧去。）

易芳時 （猛烈地）羅伯池說，儘管說！

白爾金 （低聲地）頂好當心着，不要使我撞破了他的腦壳。

（羅伯池面對着羣衆，向四方睥睨，使羣衆漸漸鎮靜。開始說起話來。船夫中之一人起立。）

羅伯池 你們就不想聽我說的話了嗎？你們要聽勞司的話，聽那老頭子的話，却不肯聽我說的。工會的哈刺司騙得你們那樣好，你們便要聽他的；倫敦來的那幾位理事的話，你們怕也高興聽罷啊！你們在呻喚呻喚甚麼？你們是喜歡他們的腳踏在你們頭上的嗎？（白爾金張起手

拐把羣衆排開向演臺走來，帶着沉着的悲憤）白爾金，你好像要來打破我的牙巴啦。你讓我說罷，說了之後你高興時再來打我。（白爾金立着不動，悶沉沉地）我難道是一位騙子，是一位怕事的人，是一位謀反的走狗嗎？假使我是的時候，我敢決定，你們是一定喜歡聽我的。（驀音止息，死一般的蕭靜）在這回的罷工期間，你們立在這兒的人，有一個比我得更多的嗎？有一個比我損失得更多的嗎？自從這次發難，你們有一個人捐過八百鎊錢的嗎？你們說，有這樣一個人嗎？安默司捐過多少錢——十鎊嗎？五鎊嗎？一個銅板嗎？你們要聽他的話，他有甚麼話好說的呢？他說：「沒有人能夠誣枉他，說他是不相信主義的——（辛辣的嘲弄）——然而天老爺一說「不要再過分了」的時候，那就是違叛天理的了。」我告訴你們，假如一個人他不能向着天老爺說「你能够的時候，就請替我除掉這種災難！」——（有些得意的神氣）——那他的主義不過是喫飯主義而已。安默司說：「哦，但是，一個人是應該純潔，忠實，公正，慈和，向着天老爺脫帽敬禮！」我却對你們說，天道是決不純潔，決不忠實，也決不公正，決不慈和的。你們住在山那邊的朋友們，落雪的晚上你們疲得要命地走回去——你們在路上不是每一步路都要提心吊膽的嗎？

你們難道是信賴着大慈大悲的天老爺的慈悲，完全是閉着眼睛在瞎走的嗎？你們要那樣幹的時候，你們立地會曉得天老爺會給你們個甚麼賞賜的。我老實對你們講——（以拳頭擊案）——只有和天老爺反對的，一個人纔能成爲一個人。安默司說：「你們投降了罷，走去向你們的仇敵叩頭，或者你們的仇敵會給你們一點喫剩得的麵包。」

賈可 那個幹呢！

易芳時 該死的奴才們！

安默司 我沒有那樣說過。

羅伯池（辛辣地）朋友，你就算沒有說過，你的意思是這樣的。而且你還說過些甚麼神甫的話呢！你說：「神甫們是反對的，教會是反對的！」好呢，教會能和天理握手，這倒是我第一次纔聽見的新聞。還有那位好漢——（指勞司）——說我的舌頭上是有地獄裏的烈火的。假使我是有的時候，我要把這些勸人投降的話，燒得乾乾淨淨。投降是卑怯的人幹的事，是叛徒們幹的事啦。

亨利勞司（看着喬治勞司走上前去）喬治，你反對他，把他的臭嘴封了！

羅伯池（伸出一個指頭）喬治，你不舉動，現在不是徒鬧意氣的時候。（勞司停步）但是還有一位對你們說過話的——就是那位哈刺司先生。哈刺司先生和丁會我們沒有多謝過甚麼恩典。他們對我們說：『把你們的朋友丟掉罷，不然我們便要丟掉你們。』而他們公然把我們丟掉了。

易芳時 是的，他們丟掉了我們。

羅伯池 哈刺司先生是一位聰明的家伙，但是他來得太遲了。（嚴正地宣罪的態度）不怕哈刺司就說得個天花亂墜，安默司，勞司，或者站在這兒的無論那一位也能說得個天花亂墜，我敢對你們說：這次是我們戰勝了！

（羣衆更聚緊起來，熱心地仰望着，還帶着些輕微的嘲笑。）

羅伯池 你們只曉得你們的肚子有點難過，你們忘記了我們這回打的是甚麼仗火；我已經告訴過你們多少回數的；我現在再來提醒你們一遍罷。我們打的仗火是國家的血和肉抵抗

吸血鬼的仗火呀。這個東西靠着我們的血肉養肥了他自己。仗着慈悲的天理一天一天長成了起來，而我們每動一次手，每吸一口氣，都是在消費我自己，我們這些人是對待那吸血鬼在打仗火的呀。這吸血鬼是甚麼？就是資本！這東西隨意買換我們額上的血汗，這東西榨取我們的腦漿。你怕我不曉得嗎？我的腦漿所發明的東西，不是被他們用七百鎊錢買去，他們用了七百鎊錢，不是連一個指頭也沒動便賺了十萬多鎊嗎？這東西取人的時候拼命地取多，給人的時候拼命地給少。這東西就是「資本」！這東西會說話，他說——「可憐的窮漢們，我真可憐你們啦——我曉得你們的生活真是苦，」但是他不會把他的紅利分出一個銅板來給你，使你過點好日子。這東西就是資本呀！不管他們花言巧語，他們曾經有過一個人，肯多出一個錢的所得稅拿來幫助貧民的嗎？那就是資本呀！一個人面獸心的怪物！你們已經把他的四腿捉着了；你們在最後的一鐘點，希圖你們那可憐的身體少受痛苦，你們便要拋棄了嗎？今朝我走去會那倫敦來的幾位老頭子的時候，我是把他們的心都看穿了。他們裏面有一個坐在那兒——就是斯干先生啦，——圍在我們身上喫肥了的肉塊；他坐在那兒簡直就好像代表着公司的全部的股東一樣，股東這

種東西是坐着不動一下舌頭，也不動一下指頭，他們就要分紅利的——這樣的一條大牯牛只在沒有草的時候纔肯立起來的。我看透了他的眼睛，我看透了他是在擔心——在替他自己和他的紅利擔心，在替他的薪水擔心，在替他所代表的股東們擔心；他們裏面只除掉一個人外都是在擔心着的——就給一些小孩子在黑夜裏走到了樹林子裏面，單是聽見樹葉子的聲音都駭得要哭的光景一樣呀。朋友們，我要請求你們——（他停頓了一下，把手伸出，候羣衆的肅靜）——請你們把全權給我，讓我去告訴他們，說：『你們請回倫敦去罷。我們工人們用不着你們！』（羣衆發出騷音）請你們把這點全權給我罷，並且我用性命來保險，一星期之內你們所提出的要求都會從倫敦來了。

易芳時，賈可，及其他諸人 我們把全權給他，我們把全權給他呀！萬歲——萬萬歲！

羅伯池 我們所爭的不在這麼短的一點點兒時間，（騷音止息）不是爲我們自己，爲我們自己這點小小的身軀，和你們的缺乏，我們爲的是千百年代後的後來的人。（莊嚴的哀調）哦朋友們呀——你們看，在你們後人的面上，不要讓些石頭去打在他們的頭上，不要把他們的天



地弄得愈見黑暗，不要把他們沉沒在苦海裏面去了。你們可憐他們後來的人罷，我們現在所能受的頂兇的痛苦，在他們後來的人怕還是頂輕便的呢（激昂地）自從天地開闢以來，在我們自己的身上，在我們妻子的身上，在我們兒女的身上，把我們的生命吸去了的那有吸血的嘴唇的人面鬼，我們要能够把牠擺脫掉呀！（把激昂的調子放低來，但是聲調極沉重而嚴毅）我們假如沒有這樣的人心，敢去和那吸血鬼面對面，眼對眼的對抗，把牠打倒一直要叫牠求饒，那牠永遠是要吸取着我們的生命；我們只是永遠不能翻身（聲音小到幾乎不能聽見）永遠是連狗也不如的呀。

（極端的肅靜，羅伯池屹立着把身子微微搖動，兩眼灼灼地注视着羣衆。）

易芳時與賈可（突然叫出）羅伯池（羣衆同時舉起這種叫聲）

（羣衆微微動搖，美紀在岸堤下顯出，走至演臺旁止步，望着羅伯池。突然之間羣衆呈出一種驚怪的肅靜。）

羅伯池 那位老頭子說：「順從天老爺，順從天老爺。」我向你們說，你們儘管去打天老爺

的耳光——把牠打得一個十足！

（他看見了美紀，眉頭繃起來，眼光避在一邊去。）

美紀（逼近演臺旁——低聲地）你的夫人要死了！

（羅伯池睨視着她，好像從得意的絕頂倒墜下來。）

羅伯池（還想繼續着說去，口喫不成條理）我對你們說——你們回答他們——你們回

答他們——

（他的聲音被羣衆的騷音淹沒。）

安默司（前進）你沒有聽見她說的嗎，喂？

羅伯池 甚麼？

（羣衆死一般地沉默。）

安默司 你的夫人呀，朋友！

（羅伯池躊躇起來，於是做出一種姿勢，跳下演臺，從岸堤下走去，羣衆替他分出路來。）

立着的船夫打開燈來預備上火。日光急急地陰晦了。

美紀 他就跑去也沒有用處！羅伯油嬸嬸已經死了。（乘着羣衆的沉默，忿然地說出）你們這一羣瞎了眼睛的狗！你們不曉得還要害死多少女人！

（羣衆背開她，大家三五成羣地圍集起來，有種迷亂的不安的神氣。美紀急速從岸堤下走下。人衆均默默地目送着她。）

紐亦司 這句話罵得你們痛快啦！

白爾金（咆哮）我要打破她的臭嘴了。

格林 在前假如有人聽我的話呀，那位可憐的婦人——

安默司 這是欺神滅像的話報應啦。我早就對你們說過，報應就是這樣子的！

易芳時 這樣一來我們愈加是不能不幫助他了。（喝采）他現在遭了難，你們難道還要去掉他嗎？他的老婆死了，你們難道還要棄了他嗎？

（羣衆的騷音和喝采聲同時並起。）

勞司（走到演臺前）他的老婆死了！哼！你們難道是瞎子嗎？你們回家去，看看你們自己的老婆，你們怎樣去救你們的老婆呢？不久之間你們的老婆們也要死得乾乾淨淨了！

紐亦司 是啊，是啊！

亨利勞司 對的，喬治，說得很不錯！

（表示贊成的聲音。）

勞司 瞎了眼睛的不是我們，是羅伯池自己。你們到底要跟着他瞎鬧多久呢？

亨利勞司，白爾金，大衛士 我們丟掉他呀！

（贊成的聲音舉起。）

易芳時（猛烈地）你們要打落水雞嗎？要打落水雞嗎？

亨利勞司 封掉他的臭嘴！

（白爾金欲打易芳時，易芳時舉起兩手來。船夫把燈點燃了，在頭上高擎着。）

勞司（跳上演臺）那個把他打落水的呢？只是他自己頑梗不化呀！他瞎走一陣只是去碰

崖，你們到底要跟着他走到甚麼時候呢？

易芳時 他是死了老婆的啦。

勞司 怪不得甚麼人是他自己殺死了的。我告訴你們，你們要跟着他走，他會把你們的老婆和老母親殺死的啦。

大衛士 叫他滾蛋罷！

亨利勞司 他是惡貫滿盈了！

剎龍 我們上他的當太上够了！

鐵匠 真真太上够了！

（羣衆同時叫出這些聲音，除掉易芳時，賈可，格林而外，格林此時在和鐵匠細談。）

勞司 （把聲音提高起來叫出）朋友們，我們現在和工會攜手罷。

易芳時 （猛烈地）昧盡天良的反骨頭！

白爾金 （野蠻地——要想毆打易芳時）狗東西，你在叫甚麼人是昧良心的反骨頭呀？

(易芳時把拳頭舉起和白爾金招架。兩人格打起來。兩位船夫提着燈在看這種光景。  
安默司上前伸出他的兩手。)

安默司 你們打甚麼，好不知醜啣！

(鐵匠，剝龍，紐亦司，紅髮青年把易芳時與白爾金拖開。舞臺幾乎全部黑暗了。)

幕下。

原书空白页

## 第二幕

午後五時。安德武的會客廳，陳設華美，茵尼德夫人坐沙發上做嬰兒的衣裳。愛德昂在室中央處細腳小桌旁，玩弄一個磁器的匣子。兩眼定着通到食堂的雙門。

愛德昂（把磁匣放下，看表）剛到五點鐘，除掉安德武外，他們都在那里等着。他到底往那兒去了呢？

茵尼德 他往格斯里因家裏去了，早就約過的。你有事情找他嗎？

愛德昂 找他沒有用處的。這是我們董事會的事情。（指着一個半開着的小門，有門簾掛着的）爹爹在他房間裏嗎？

茵尼德 是的。

愛德昂 妹妹，我希望他留在那兒啦。（茵尼德望着他）這回的事情的確有點野蠻啦，你以為怎麼樣？



茵尼德 今天下午我往羅伯池家裏去來呢。

愛德葛 你去得有點不大好。

茵尼德 他簡直要把他的女人殺死了呢。

愛德葛 我們也是在殺人的。

茵尼德 (突然地) 羅伯池不應該那樣頑固啦!

愛德葛 工人方面也很有他們的理由的。

茵尼德 我沒有去的時候，對於他們非常同情，我一去了來，連一半的同情也沒有了。他們講的甚麼階級感情，剛剛在對你說話呢。可憐的恩尼病得那麼厲害——嬀子裏面弄得沒有火，連她喫的東西一點也沒有。(愛德葛走來走去地) 但是她總要維護羅伯池。哥哥，你看見這樣悲慘的事情，但你拿着沒法，你是只好把眼睛閉着甚麼也不看的。

愛德葛 只要你能夠啦。

茵尼德 我去的時候，我是滿心祖護他們的，但我一走到那兒，我立刻就把手舉變了。大家

都在說勞工階級可憐，但不曉得要怎樣纔能救助他們，怎樣纔把同情心表現得出來。我看是沒有辦法的。

愛德曷 唉，是的罷。

茵尼德 這樣繼續下去，工人們真是可憐。我希望爹爹肯讓一點步呢。

愛德曷 他是不肯的。（沈痛地）這是他的一種宗教。真是要命！我不曉得要鬧出甚麼禍來！他們會投票反對他的。

茵尼德 他們不敢呢！

愛德曷 他們要幹的——他們在負着心的啦。

茵尼德 （憤憤地）爹爹絕對不會同意。

愛德曷 （把肩頭聳一下）好妹妹，假使你被人投票反對了，你是不能不同意的。

茵尼德 哦！（驚立起來）但是爹爹肯斷念的嗎？

愛德曷 當然肯呀！那是他根本上的信條。

茵尼德 但是他全副精神都是在這公司上的！到他老來，竟一點甚麼都沒有給他！這是太不近人情了！（愛德葛聳聳兩邊的肩頭）哦！哥哥，他年紀已經這麼老了！你是不能夠聽他們害他的！

愛德葛 （制遇着想要發作的感情）我的同情在這次的罷工上完全是袒護工人一方面的。

茵尼德 他做了三十多年的總理啦，公司的事情都是他一手經營出來的！你想公司有甚麼危險的時候，都是他一手救濟了的。哦，哥哥，你一定不——

愛德葛 你的意思要怎麼樣纔好呢？你纔在說希望爹爹讓步啦。你現在又要叫我支持他，要他不要讓步。這不是作玩的啦，茵尼德！

茵尼德 （熱烈地）這在我真不是作玩的啦，看着爹爹犯了危險要失掉他的一切，那是要他的老命的。假如他不讓步，他就要被人家推倒，這簡直是要叫他死啦！

愛德葛 你不是說過這樣繼續下去，工人們是很可憐的嗎？

茵尼德 但是你也不能決定，爹爹一定是要堅持到底的啦！你總之暫時阻止他們一下罷。別的人都有些怕他老人家的。只要你祖護他——

愛德易 (把手放在頭上) 這和我的信念不合——恐也和你的信念不合！說到人情上來——

茵尼德 不是爲別人講人情，是自己的父親啦！

愛德易 是你的家庭啦，是你自己啦，緊要的是面子敷不下來啦！

茵尼德 (憤恨地) 你假如認真不肯做的時候，我就要做。

愛德易 我愛父親也不亞於你；不過你要做也是枉然。

茵尼德 工人的苦處我們說不上來；因爲一切都是想當然爾的。不過我們曉得爹爹有一天總是要昏倒的。難道你要說，你對於他的情分還不如——

愛德易 當然他是要緊的。

茵尼德 那我就不曉得你是甚麼主見了。

愛德葛 哼！

茵尼德 假如是爲別人的時候，那是又當別論，是爲的自己的父親呀！我覺得你是不確實的。

愛德葛 我沒有一點不顧實際。

茵尼德 那你第一就應該打救父親。

愛德葛 我真不懂。

茵尼德 (哀願地) 哦，哥哥！那只是他晚年來所剩下的一點快樂了；他遭了反對會是他的致命傷啦！

愛德葛 (遏制他的情緒) 我是曉得的。

茵尼德 那你就允許我！

愛德葛 我做得到的就罷。(轉身向雙門走去)

(有門簾的單門推開，安東尼現出。愛德葛推開雙門走出去。)

（斯干的聲音微微可以聽出：「五點過了；這件事情終久不能結束——明天在那旅館裏還得喫一頓中飯啦！」雙門閉了。安東尼走到前面來。）

安東尼 我聽說，你去看過羅伯池來啦。

茵尼德 是的。

安東尼 你做的事情就好在海上架橋一樣，你明白了麼？（茵尼德把針蒔放在小桌上，望着安東尼）籬籬裏面你想裝滿河沙！

茵尼德 不是那樣的！

安東尼 你以為把你那雙戴着手套的手便可以把我們這一世紀的災難解救了。（向雙門走去）

茵尼德 爹爹！（安東尼立在雙門旁）我是只在擔心你一個人的。

安東尼 （更溫和地）小姑娘，我自己曉得當心呢。

茵尼德 爹爹，你沒有想到，你在那兒——（指着雙門）——或許被人家打敗嗎？

安東尼 我是不会被誰打敗的。

茵尼德 哦！爹爹，你不要把機會給他們罷。你身子不好；你一定要去開會嗎？

安東尼 (苦笑) 你叫我臨陣脫逃嗎？

茵尼德 不過他們會投票反對你的！

安東尼 (把手推着雙門) 我們就看他們罷！

茵尼德 爹爹，我請求你呢！(安東尼和婉地看着她) 你不肯缺席嗎？(安東尼搖頭。推開

雙門。一陣話聲漏入。)

斯干 我們準備一下，不能趕上六點半鐘的火車嗎？

騰齊 不行，閣下，我相信是辦不到的。

威爾德 好嗎，我要直懷地說出來；這件事情我實在不耐煩了。

愛德易 (斬切地) 甚麼？

(話聲突然停止了。安東尼走過去，隨手把雙門掩上。茵尼德跳向門去做出一種失望

的姿勢。她把手放在門柄上，想紐開牠；又走向火爐去，以腳蹴爐柵。突然按起鈴來。佛羅斯特從通外廊的單門走入。

佛羅斯特 太太，我來了。

茵尼德 工人們來的時候，請你把他們引到這兒來；外廊裏很冷。

佛羅斯特 太太，我要把他們放在庫房裏。

茵尼德 不好，我不想得——得罪他們；他們是器量極窄的。

佛羅斯特 太太，我曉得了。（中止一忽）太太，我要報告你，安尼東老爺今天一天沒有喫東西呢。

茵尼德 我曉得的呢，佛羅斯特。

佛羅斯特 甚麼都沒有喫，只喝了兩杯威士克和汽水。

茵尼德 哦，你不應該把那些給他喝的。

佛羅斯特（鄭重地）安東尼老爺有點不好說話呢，太太。並不是說他就給小孩子一樣不



曉得好歹，他自己是很精明的；他總要任自己一性。

茵尼德 我想大約我們都是這樣罷。

佛羅斯特 是的，太太。（悄悄地）我要大膽說兩句關於這回罷工的話呢。我想假如別的老爺先讓安東尼老爺的意見通過，然後私下再把工人所要求的暗地允他們，我覺得這是頂好的方法呢。我想了好幾回，我覺得這在他是很好處處的。（茵尼德搖頭）他一遭了反對的時候，那是要使他生氣的（呈出一種常行的樣子），照我自己的經驗上說來，我一生過氣，時常是要後悔的。

茵尼德 （微笑）你平常是生過氣的嗎？

佛羅斯特 是的，太太！哦！我有時候是很生氣的呢。

茵尼德 我從沒有看見過你生氣啦。

佛羅斯特 （無關痛癢地）哦，太太；我實在有生氣的時候啦。

（茵尼德不安地走向雙門後面去。）

佛羅斯特（帶些感情）太太，你是曉得的，安東尼老爺我是十五歲的時候服侍起走的，他已經到了這樣的年紀，還要受人衝撞，我是不忍見的。我自己同汪克林老爺講過一回（把聲音放低）——他在那幾位老爺裏面好像是頂好說話的人——但是他對我說：「佛羅斯特，你說的話一點也不錯，不過這回的罷工是很重大的啦。」我說：「不消說，重大是很重大的，但是你們讓他一步罷，你們讓他一步罷。這譬如一個人走去低着石頭牆，決不會把自己的腦壳去和石頭對碰，他是會扯轉身的。」他說：「是的，你頂好是去對你主人說罷。」（佛羅斯特看著自己的指爪）太太，就是這麼一回事呢。我今天清早對安東尼老爺說了，我說：「老爺，這回的罷工值得你那樣操心嗎？」老爺纔說：「哼，滾蛋！佛羅斯特呀，你要當心些，不然我就要叫你滾去！」太太，請你原諒我，我在你面前說出這樣的話。

茵尼德（走向雙門去，傾聽）佛羅斯特，你認得那位羅伯池麼？

佛羅斯特 認得的，太太，並沒有和他談過話，不過那種人只要你看他一眼，就可以曉得他是甚麼人的。

茵尼德 (止着步) 是的嗎?

佛羅斯特 他不是一位我們這兒的循規蹈矩的溫和的社會主義者。他是暴躁的，他心裏藏得有火。這種人是我所說的『感情家』。一個人只要不動感情那是有無論甚麼意見都是好的，一動了感情那就壞了。

茵尼德 我想這正是我父親對於羅伯池的意見。

佛羅斯特 太太，是的，安東尼老爺是一心反對羅伯池的。

(茵尼德嚴厲地看着他，但覺他是十分誠實，立着咬着她自己的嘴唇，望着雙門。)

佛羅斯特 他們兩人是水火不相容的。像羅伯池那樣的家伙我實在忍爾不過，據我聽人家說來，他不過也和別的尋常的工人是一樣。他假如有件發明，他比別的工人們也可以多得幾磅收。我的兄弟發明了一種新式的自動運食臺——沒有人給他一個錢，到處都在採用他。

(茵尼德更貼近雙門一下。)

佛羅斯特 有一種人他是永遠不和世界要好的，只因他沒有生成爲一個紳士。我想——

紳士這種人，不怕你就比他高一兩個階級或者低一兩個階級，在他看來都是一樣。

茵尼德（有些不耐煩的神情）是的，佛羅斯特，你說的話我是曉得的。我請你進去問他們要不要茶；就說我請你去問的。

佛羅斯特 曉得了，太太。

（他打開雙門進去，漏出一刻嚴肅的，寧是憤怒的語聲）

威爾德 我不能贊成你。

汪克林 這樣的事情我們已經遇過十好幾次的。

愛德葛（不耐煩地）喂，到底是甚麼提案呀？

斯干 唉，令尊在說甚麼？要茶？我不要的，我不要的！

汪克林 總理說的話我覺得是這樣的意思——

（佛羅斯特走過來隨手把門閉上）

茵尼德（從門離開）他們不要點茶麼？佛羅斯特。

(她走到小桌旁，屹立不動，望着嬰孩的衣裳。)

(一奴婢從外廊走入。)

奴婢 太太，安默司姑娘來會你。

茵尼德 (抬起頭來) 安默司甚麼安默司姑娘？——你說的是一個？——

奴婢 是的，太太。

茵尼德 (顏色變成蒼白) 哦！她在甚麼地方？

奴婢 在門口等。

茵尼德 我不想——(躊躇)

佛羅斯特 我去把她推辭了好麼，太太？

茵尼德 我出去，不，你去叫她進來呀，愛倫。

(奴婢與佛羅斯特走出。茵尼德緊閉着嘴唇，坐小桌旁，拿起嬰孩的衣裳來。奴婢引美

紀入後，退出；美紀立在門次。)

茵尼德 請進來。有甚麼事？你有甚麼事情來找我呢？

美紀 我帶了一個羅伯池嬌嬌的信來。

茵尼德 一個信？好的。

美紀 她望你看照她的母親。

茵尼德 我不懂甚麼意思。

美紀 (突口而出) 就是一個口信。

茵尼德 但是——甚麼意思——甚麼原故呢？

美紀 羅伯池嬌嬌已經死了。

(沉默)

茵尼德 (驚愕地) 我看了她回來還不上半點鐘啦。

美紀 她是凍死而且餓死了的。

茵尼德 (立起來) 哦，那是謊話！她是心臟弱——你爲甚麼那樣看我呢？我本是想打救她

的。

美紀 (含有忍耐着的粗暴) 我以為你是喜歡這個消息的啦。

茵尼德 (熱烈地) 這是太不講道理的話! 我很想打救你們一般人, 你不能夠懂嗎?

美紀 人家不先犯我, 我是不犯人家的。

茵尼德 (冷淡地) 我何曾犯過你呢? 你為甚麼向我說這樣的話?

美紀 (頂辛辣地) 你離開你的安樂窩跑來做偵探! 你拿一禮拜米不喫飯罷, 是甚麼的滋

味, 你就曉得了!

茵尼德 (不屈地) 不要胡說!

美紀 我看見她死; 她的手是凍青了的。

茵尼德 (悲哀了一忽) 哦! 她為甚麼不要我打救她呢? 真真是無謂的矜持呀!

美紀 矜持還趕不上你取暖的一根柴火啦。

茵尼德 (熱烈地) 我沒有同你講話! 我心裏的事情你懂甚麼? 我生來比你高貴得多, 也並

不是我的罪過。

美紀 你高貴，我們也不要你的錢。

茵尼德 你不懂我說的，你故意搗亂！你請走開罷！

美紀 (惡毒地) 不怕你就說得天花亂墜，殺死羅伯池嬸嬸的是你，是你和你的父親——

茵尼德 (含着憤怒與激情) 胡說！我的父親爲這回的罷工把身子都累壞了啦。

美紀 (暗暗地表示佔了勝利) 那嗎請你告訴他，說羅伯池嬸嬸死了！那一定可以使他的病好。

茵尼德 滾開罷！

美紀 有人要傷我的時候，我是要還手的。

(她突然向茵尼德迅速地前進，眼睛定着放在小桌上的嬰孩的衣服。茵尼德把衣服抓去，就如係她自己的孩子一樣。兩人相距有三尺光景，相對凝視。)

美紀 (指着童服帶着微笑) 啊！你記在心上！她託你照顧的，幸好是她的母親，不是她的兒



女呢。她的母親也不能拖累你好久了！

茵尼德 滾去罷！

美紀 我把口信寄達給你了。

（轉身向外廊走出。茵尼德不動地一直等到她走出，沉坐在小桌旁，把頭垂在依然緊握着的童衣上。雙門開了，安東尼徐徐走入，從茵尼德身旁走過，在一隻安樂椅上坐下。十分興奮。）

茵尼德 （藏着自己的悲哀——焦灼地問）爹爹，怎麼樣了？（安東尼做了一種姿勢，但不發言）甚麼人得罪了你？

（安東尼不答。茵尼德走近雙門處，遇愛德易走來。兩人低聲對話。）

茵尼德 哥哥，怎麼的？

愛德易 威爾德那東西硬敢鬧出人家攻擊來！他拼命地譏諷了一下。

茵尼德 他說的甚麼呢？

愛德昂 他說，父親是太老，太衰弱了，老衰得糊塗了！爹爹一個人要值他六個人！

茵尼德 爹爹是值得啦。（兩人看安東尼）

（雙門大開，汪克林同斯干現出）

斯干 （低聲）這樣的事情我真是不高興。

汪克林 （前進）總理，你請來。威爾德向你謝罪。以後那樣的話不再說了。

（威爾德借膝齊走來，走到安東尼前）

威爾德 （不高興地）閣下，我把我的話取消了。我對不住。

（安東尼向他點頭）

茵尼德 汪克林先生，你們還沒有解決嗎？（汪克林搖頭）

汪克林 總理，我們都在這兒；你的意見是怎麼樣呢？我們繼續開會呢，還是走回那邊食堂

去？

斯干 是的，是的；我們在這兒繼續下去罷。我們總要有個結束纔行。（從一隻小椅抽起身

來，突然轉到一隻頂大的安樂椅上去，發出一聲舒服的嘆息。

（威爾德與汪克林亦同就坐，膝齊拖一隻直背靠椅逼近總理身旁，坐在椅邊上，手中拿着一冊紀事簿與自來水筆。）

茵尼德（微語）哥哥，我要同你商量點子事情。（兩人從雙門同下）

汪克林 總理，我們實在用不着以一種貌為鎮靜的態度來安慰自己。假使這回的罷工在股東大會之前不能解決，股東們定會非難我們的。

斯干（激動着）甚麼——你說的甚麼？

汪克林 我以爲是確切不移的。

安東尼 聽隨他們罷！

威爾德 而且還要免我們的職罷？

汪克林（向安東尼）是我自己所信奉的政策，我就殉死也不要緊，不過爲別人的信條要叫我燒死，我是反對的。

斯干 很有道理的啦——總理，你應該思索一下。

安東尼 我不堅持到底，對於別的東家是對不起的。

汪克林 義務也是有限制的啦。

安東尼 你們在出馬的時候都是很起緊的。

斯干 (帶着一種呻吟) 我們以為工人們是會投降的，而他們——總不！

安東尼 他們是要投降的！

威爾德 (起身走上走下) 要把工人們餓死以求滿足，我不能夠因此以損失我一個實業家的名譽。(幾乎流出淚來) 我不能夠忍心出此事情弄到這步田地，我們有甚麼面目去對股東呢？

斯干 聽呀，聽呀——喂，聽呀，聽呀！

威爾德 (振作起來) 那個能夠叫我向着股東們說，股東先生們，我替你損失了五萬鎊了，我們要顧全身分，還要替你損失五萬鎊呢。那個能夠叫我這樣說呢？(凝視着安東尼) 那是——

那是沒有道理的呀！我不是存心要反對你呢，閣下——

汪克林（娓娓地）總理，我們不是全權的代理人呢。我們是機器的一部分。我們唯一的業務只是要使公司的生意穩穩當當地可以賺錢。你要罵我沒有主義的時候；我只好說我們是受人委託的人。理性告訴我，我們假如要爭持到底，我們就算把工人的工錢節少了一點，但是我們的損失是永遠不能填補的——真的呢，總理，我們應該趕着我們所能辦到的最有利的條件，早把這件事情解決了呀。

安東尼 不行。

（衆人均不快地沈默一會）

威爾德 這簡直是死症啦。（把兩手攤下呈出一種失望的神氣）西班牙我總是去不成了！

汪克林（含着一种諷刺）總理，你聽見你的凱旋的結果麼？

威爾德（忍勒不着地）我的老婆害了病呀！

斯干 喂呀，喂呀！你不要那樣說了。

威爾德 我假如不趕快把她帶到溫暖地方去，會生出甚麼結果來我是不能負責的。

(愛德葛從雙門走進來，神情非常嚴肅。)

愛德葛 (向着他的父親) 爹爹，你聽見這個消息沒有？羅伯池的女人死了！

(各人均凝視着他，好像在品衡這消息的重要一樣。)

愛德葛 芮尼德今天下午去看過她，看見她沒有炭，沒有糧食，甚麼都沒有。這件事情已經

够了！

(沉默，各人均各把眼睛避開，只有安東尼依然緊視他的兒子。)

斯干 我們怎樣可以去救救這位可憐的家伙，你從沒有提醒過一下嗎？

威爾德 (狼狽地) 這女人本來是有病的。她現在死了也怪不得我們。至少是——怪不得

我。

愛德葛 (熱烈地) 我敢說是要怪我們的。

安東尼 仗火原是仗火！

愛德葛 不是打女人的仗火啦！

汪克林 照例女人們總是頂受苦的。

愛德葛 我們已經曉得這一點，那全部的責任就在我們。

安東尼 外行話少說些的好。

愛德葛 爹爹，你說我外行就外行罷。我實在忍心不過。我們不該把這件事情拖得這麼長久的。

威爾德 這件事情我早就不高興了——那些過激的奴才一定要把這件事情利用來作他們的宣傳的；你看，他們一定會幹的呀！他們一定要言過其實地說這位婦人是餓死了的啦。這件事情我算收了手了。

愛德葛 你不能收手，我們是誰也不能收手的。

斯干（以拳頭擊椅墊）但是我提議反對。

愛德葛 斯干先生，反對由你反對，你把事實改不過來啦。

安東尼 已經夠了。

愛德葛 (憤憤地面向他的父親) 你老人家不能這樣說。我簡切地把我的意見向你老人家說明。我們要假裝着說工人們沒有受難，那是騙人的話；工人們假如是受着災難的，我們從人的性質上講來，女人們是更受得厲害，小孩子也是一樣的——唉——那簡直是活地獄！(斯干從座位上起來) 我並沒有說過我們是存心不良，我並沒有說過這一類子的話；不過我們把眼睛閉着不看事實，我敢說這是罪過。我們雇用這些工人，人死了我們是不能脫離關係。工人怎樣我管不得那許多，不過要坐着餓飯的女人們那樣死去，我甘願拋棄我的理事的位置。

(除安東尼外衆人均起立，安東尼兩手緊握着坐椅的扶手，凝視着愛德葛。)

斯干 少先生，你你這樣的態度，我——我是不贊成的。

汪克林 你說得未免有點過火。

威爾德 我的確以為是這樣！

愛德葛 (失掉主宰) 不願實際是沒有用的！你們要使婦女們死在你們的手裏——我是



不幹！

斯干 喂，喂，少先生！

威爾德 死在我們的手裏？不是死在我的手裏，我不敢擔當！

愛德昂 我們理事會是五個人；我們四個人假如是反對的，事情爲甚麼鬧到了這步田地呢？  
威爾德 死在我們的手裏？不是死在我的手裏，我不敢擔當！

呢？甚麼原故你們明明白白是曉得的——因爲我們想餓倒那些工人。而今呢，我們算餓死了一個女人了！

斯干 〔幾幾乎像歇斯迭里患者一樣〕我反對，我反對！我是有良心的人，我們都是有良心的人！

愛德昂 〔侮蔑地〕我們的良心是沒有話說的。只是我們的推察有點不大夠啦，斯干先生。

威爾德 笑話，我的推察力不見得比你弱。

愛德昂 那嗎，就是有點不大夠。

威爾德 我早就料到的！

愛德島 那嗎爲甚麼不立定脚跟反對呢！

威爾德 就反對了也只是那麼一回事。（看着安東尼）

愛德島 假如你和我，和這兒的任誰那一位都能夠說我們的推察是多麼好——

斯干 （狼狽地）我是沒有說過的。

愛德島 （置若罔聞）——都立定了我們的脚跟反對，這事情老早就已經結局，這位可憐的婦人的生命也不至於就這樣被人打得粉碎啦。總之我們敢說一句，這兒總還有不少快要餓死的婦人。

斯干 喂，少先生，我向叩頭，那樣的話不要在我們——不要在我們理事會上說；實在——實在有點不大中聽。

愛德島 我是要說的呢，斯干先生。

斯干 那嗎我就不聽你的，我就不聽！聽得太難過。（掩着兩耳）

汪克林 除掉你的令尊大人而外，我們沒有一個是反對這件事情的解決的。

愛德昂 我敢說，假如股東先生們曉得了——

汪克林 我不相信你能說他們的推察力會比我們更好。因為一位婦人心臟衰弱——

愛德昂 這樣的一種爭持在誰的身上也可以找得出一些弱點來的。這是三歲的孩子也知道的事情。假使沒有遇着我們這樣一種殺人的方略，她是不會死成這樣的；只要不是蠢人誰也會知道一切的災難都可以不至於鬧到這步田地。

（話中安東尼一直看着他的兒子；至此他動了一下想立起身來，但是愛德昂又說起話來，他又靜止着了。）

愛德昂 我不是替工人們辯護，不是替我自己，也不是替甚麼人。

汪克林 你會不得不辯護的！檢屍官是公平無私的正人君子，他是會說些不大乾淨話的。我們是不能不顧慮到我們自己的地位的。

斯干 （依然掩着耳朵）檢屍官！不對，不對，說不到那樣的話上來！

愛德昂 怯懦得真是沒有王法。

汪克林 怯懦這個字不好聽的啦，愛德葛先生在出了這樣變故的時候，我們突然承認了工人們的要求，那倒很有點像怯懦的；我們是不能不當心的啦！

威爾德 當然我們是不能不注意的。除掉一點傳聞而外，我們也不曉得這件事情的真相。適當的辦法還是把全部的事情委在哈刺司的手裏，讓他替我們處治；我看這是很自然，結果我們終歸是走這條路的。

斯干 （嚴重地）真是這樣的！（轉向愛德葛）少先生，說到你名下來，你對於這件事情所取的態度，我是不高興——不高興得找不出話來表示。你應該取消你的話，你說甚麼餓死，說甚麼卑怯！你要看我們的意見是怎麼樣！除掉你自己的令尊——我們都是贊成着一種唯一的辦法，是——是一種好意的——你的也太失檢點，太不講道理，我也不想多說，你的態度是——是使我受不下——

（斯干把手放在心上。）

愛德葛 （強硬地）我甚麼也不取消。

（他想再說些甚麼，但是斯干又把兩耳掩蔽了。滕齊突然把紀事簿向衆人指示。表示衆人均言出題外，要求各人復座。愛德葛一人依然立着。）

威爾德（好像要揮掉甚麼的一種神氣）愛德葛先生的話我一點也沒有介意。甚麼檢屍官呀！這簡直說不上來。我——我對於總理的提議提出一種修正案：就是此次爭持依哈刺司令晨所提出諸條款，立地任其一手解決。對於這個修正案有副議的沒有？（滕齊紀錄在簿上）

汪克林 我副議。

威爾德 那嗎很好；我請總理提出理事會討論。

安東尼（長太息一次——徐徐地）我們成了攻擊的對象了。（向威爾德與斯干環顧帶着一種譏諷的蔑意）這是該我負責的。我已經七十六歲了。自從本公司成立以來我做了三十年的總理。公司的浮沉盛衰我都親歷其境。我同公司生出關係就是這位青年初生的一年。（愛德葛把頭低垂着。安東尼理着頭髮繼續說下）我經理工人已經有五十年的歲月；我是時常和工人做對頭的；我還沒有被他們打敗過一次。就是本公司的工人我和他們鬧過四回，四回我

都把他們制服了。有人說，我如今已不像從前那樣的人物了。（看看威爾德）說是儘管說，要叫我提刀上馬我還是綽綽有餘裕的呢。（聲音漸漸強烈起來。雙門開開了。茵尼德走入，安德武隨後制止之）工人的待遇是很公平的，他的工錢也很好，我們時常在聽從他們的請願。有人說時代是變了，就算時代是生了變化，我是沒有和時代一道變化的。我也不會。有人說主人和工人的地位平等！胡說！一家裏面只能有一個主人！兩人相遇，優勝劣敗。有人說資本和勞力是有同樣的利害關係的。胡說！他們的利害關係和地球的南北兩極一樣懸殊。有人說理事會是機械的一部分。胡說！我們是機械的全部；是腦筋是筋肉；該做甚麼就做甚麼，沒有一些兒怕懼，是該我們指導，該我們規定的。怕甚麼工人！怕甚麼股東！怕甚麼自己的影子！我要成爲這樣的時候，我寧肯死。（中止一會，兩眼與愛德葛對視着，又繼續下去）對待工人只有一種方法——就是鐵腕！現代人的這種半冷不熱的辦法，半冷不熱的態度，真把我們苦煞了。甚麼溫情，甚麼緩和，不消說就是這位小先生稱道的甚麼社會政策。你們要喫點心又想留在手裏！這種中產階級的感情，叫甚麼社會主義，或者就叫別的甚麼也好，都是屁錢不值的呀。主人是主人，工人是工人，讓他們一步，就要讓

他們六步。他們是（苦愛）和奧里福（Olivea）退斯德（Twin）一樣，是解出不窮的。我假如是工人，我也是一樣。不過我不是工人。請注意着我的話：你們萬一甚麼事情都要讓步——那你們會曉得你們的立足點會全盤失掉，你們會除陷到破屋的泥濘裏；而且就是你們讓了步的那些工人也和你們一道，在那泥濘裏苦悶呢。人家說我是專制魔王，我自以為榮幸——我是顧慮到祖國的將來會受昏亂的黑潮威脅，會遭暴徒專政的危險，還有些我不能預言的危險啦。我的一舉一動假如有絲毫扶殖這種危險的傾向，我無面目對我全國的同胞。

（安東尼凝視着前面的空虛，衆人均沉默無語。佛羅斯特從外廊走入，除安東尼向外衆人均不安地回顧他。）

佛羅斯特（對着他的主人）閣下，工人來了。（安東尼做出一種拒絕的姿勢）我可以把他們引到這兒來麼？

安東尼 等一下！

（佛羅斯特退出，安東尼又回頭來看着他的兒子。）

安東尼 一位女人死了。我聽着你在說是死在我手裏的啦；我聽着你在說還有許多婦人和孩子在餓飯，在受苦，都是要死在我手裏的啦。

愛德葛 我是說「死在我們手裏。」

安東尼 也是一樣。（他的聲音愈見強烈，他的感情愈見發作起來）戰聲不是我開的，我的敵人正堂堂的戰死了，這不能說是我的罪過啦。假如我是個在他們的腳下——我或者是會倒的——我也不說半句軟話。這點是我自己的覺悟，這點也應該是——他們的覺悟。工人和他們的妻室兒女，我就要分，也無從分起的。正堂堂的仗火是說正堂堂的仗火的話！他們在開戰之前應該有這點覺悟！

愛德葛 （低聲地）爹爹，這是正堂堂的仗火嗎？你看他們，再看看我們！他們是只有一種武器的！

安東尼 （冷聲地）那種武器怎樣用法，就是你們這些軟骨頭把他們教導得很好了！祖護敵人，在現代好像是很時髦的啦。我是不懂那種調門的。他們並且要和他們的工會開釁，這也是



我的罪過嗎？

愛德易 在這世間上應該還有慈悲存在。

安東尼 要講了正義纔說得到慈悲。

愛德易 在你以爲正的，別人卻以爲不正。

安東尼 (含憤而未盡露) 你罵我不正——你罵我充分的不仁——你罵我橫暴——

(愛德易做出一種驚愕的神情——衆人均被驚動。)

汪克林 啊，總理，總理。

安東尼 (冷酷的聲調) 這些是我自己的兒子說的話。這些是我不懂的近代人的話，硬骨

頭的話。

(衆人均咄咄作聲。安東尼又十分勉強地把感情遏抑着了。)

愛德易 (平靜地) 爹爹，我的話是抱我自己包在內的。

(父子兩人相視有頃，安東尼做一種手勢來，好像要把個人的感情掃掉的一樣；然後

又把手來按在額上；好像有些昏暈，身子發着動搖。衆人均上前。安東尼阻退了他們。

安東尼 在我把這個修正案提出理事會之前，我還要聲明一句。（他挨次看了衆人一眼）這修正案如通過了，就是說我們做的事情是失敗了。就是說我們對於一切資本家所當盡的責任沒有盡。就是說我們對於自己當盡的責任也沒有盡。你們算開了一次壞例，以後工人要攻擊我們，我們是只有讓步的。你們請好生思索一下——這回一錯過，你們是永遠不能翻身的。你們會像幾條走狗一樣，只是在你們自己的工人的皮鞭之前東奔西跑，只要你們喜歡這種運命的時候，你們就贊成這種修正案罷。

（又挨次看衆人一眼，最後把眼光釘在愛德曼身上。衆人均俯視着地面。安東尼做出一種手勢，滕齊把紀事簿呈送給他。）

安東尼 「勳議者威爾德君，副議者汪克林君：「此次爭持依哈刺司今晨所提出諸條款立地任其一手解決」——」（突然用起力來）贊成的人請依慣用的方法表決！

（暫時無甚動靜；安東尼剛欲發言時，威爾德與汪克林慌忙舉起手來，其次斯干舉手，

最後愛德葛舉手，沒有抬頭。

安東尼 反對者呢？（安東尼自己舉手）

安東尼（明晰的聲調）修正案通過了。我的總理當場辭職。

（茵尼德喘息；死一般地沉默。安東尼一動不動地坐着，頭首漸漸低垂下去；突然抬起頭來，好像他全部的生涯在他心中鼎沸着的一樣。）

安東尼 五十年！諸君，你們算掃了我的面子。叫工人們進來！

（一動不動地坐着，凝視着前面。理事會慌忙鳩首起來，聚成一團。滕齊向外廊傳言，聲音含着畏怯。安德武用力把茵尼德拖出。）

威爾德（蒼黃地）對他們怎麼說好呢？哈刺司爲甚麼沒有來？哈刺司沒有來，我們就可和

工人們對面嗎？我不——

滕齊 請你們進來好麼？

（安默司，格林，白爾金，勞司走人，走過小桌列成一排。滕齊坐下紀錄。各人均注視着安

東尼，安東尼全無動靜。

汪克林（走到小桌近處，有幾分惶恐的神氣）喂，安默司，怎麼樣了？你們開會的結果是怎麼樣？

勞司 一切由哈刺司替我們回答。結果怎樣他是要來說的，我們要等他。他替我們說話。

汪克林 是這樣的嗎，安默司？

安默司（遲鈍地）是的。羅伯池不會來，他的老婆死了。

斯干 是的，是的，是可憐的女人啦！是的，是的！

佛羅斯特（從外廊入）哈刺司先生來了，閣下！

（佛羅斯特退下，哈刺司入。手中拿着一張紙片，向理事諸人鞠躬，再向工人們點頭，立

在小桌後面，容室的正中處。）

哈刺司 各位先生，晚安。

（滕齊拿他所寫的紙約，和哈刺司商量，兩人語聲很低。）

威爾德 我們在等你呢，哈刺司。我們希望得點甚麼——

佛羅斯特 (從外廊走入) 羅伯池來了！(下)

(羅伯池倉忙走入，凝視着安東尼而立。面色憔悴而帶老像。)

羅伯池 安東尼先生，我對不住來遲了一點，我本當早來的，不過突然發生了——點子事情。(對着工人) 你們說過甚麼話嗎？

安默司 沒有！但是，朋友，你來做甚麼？

羅伯池 諸位先生，你們今朝早晨告訴過我們，叫我們再去商量一下。我們已經商量好了；我們來代表工人們的回話。(對着安東尼) 你們請回倫敦去。我們沒有甚麼事情勞煩你們。我們的要求一分一釐也不能讓步，全部的要求不貫徹時，我們也不上工。

(安東尼望着他但沒有說話。工人們生出動搖來，就好像驚惶失措的一樣。)

哈刺司 羅伯池！

羅伯池 (猛烈地看着他，再回向安東尼) 這點你們想來很了然罷？這不是很簡單而且扼

要的呢？你們以為我們定要投降，你們是想錯了。你們可以毀壞我們的身軀，但不能毀壞我們的精神。你們回倫敦，工人們有甚麼請求你們的呢？

（不安地把話頭中止，向不動的安東尼走進一步。）

愛德葛 羅伯池，我們都替你過意不去，不過——

羅伯池 少先生，請收藏着你的悲哀。讓你父親說話！

哈刺司 （手中執着低面，從小桌後發言）羅伯池！

羅伯池 （向安東尼，含着激烈的熱情）你爲甚麼不答應我？

哈刺司 羅伯池！

羅伯池 （立即回過頭去）甚麼？

哈刺司 （嚴肅地）你說話沒有把握；事件已經丟了你進行過去了。

（哈刺司向滕齊作一個手勢，滕齊招致諸位理事。各人均迅速將合同簽押。）

哈刺司 朋友，你看這個！（把合同示羅伯池）『除去關於技手與火夫之條項，而外，要求全

體讓步。禮拜六加工時倍價。夜工照常。」這些條款已經一致了。工人明天復工。同盟罷工已經結束了。

羅伯池（讀條文，轉向工人們。工人們除勞司屹立不動外，餘均戰慄避易。死一般地沉默）你們賣了我啦。我抵死命左袒着你們；你們只等着機會就把我賣了！

（工人們回答，聲音混成一片。）

羅伯池 謊話！

安默司 朋友，我們實在把你忍耐不過了。

格林 你假如早聽我的話啦——

白爾金（小聲地）當心着你的臭嘴！

羅伯池 你們只是等待着賣我啦！

哈刺司（拿起理事方面的合同，把自己的遞給騰齊）兄弟們，事情已經結束了。你們回去的好。

(工人們徐徐地，畏怯地擁擠着下場。)

威爾德 (低而畏怯的聲音) 我想，此刻沒有事情給我做了。(隨着向單門走去) 我要去趕火車看一看。斯干，你一道麼？

斯干 (和汪克林一同跟去) 好的，好的，請等我一下。(因為羅伯池說起話來，又停止着)

羅伯池 (向安東尼) 但是你是沒有簽名的！你們的合同沒有總理簽名不能成立！你是決不會和他們簽名的啦！(安東尼望着他沒有說話) 我望你不要說你簽了名罷！(熱烈地哀求) 我全靠着你啦！

哈刺司 (把理事的合同拿出來) 你看理事會是簽了名的！

(羅伯池呆望着合同上的簽名——把合同推開，蒙起眼睛來。)

斯干 (從背後和滕齊握手) 當心着總理的樣子，他身子不好；他身子不好——他沒有喫中飯呢。婦孺義捐有人發起的時候，在我的名下請捐——捐二十磅。

(極踉蹌地走出外廊；汪克林始終覺着一個面孔凝視着羅伯池與安東尼，至此隨斯



干走下。愛德易依然坐在沙發上看着地面，騰齊轉向寫字檯，登寫紀錄。哈刺司在小桌旁立着，嚴肅地看着羅伯池。

羅伯池 那嗎你已經不是公司的總理了啦！大笑如狂！哈哈，哈哈，哈哈！他們把你抽掉了——把他們的總理抽掉了！啊——哈哈！（突然又絕端冷靜起來）於是乎——他們打倒了我們兩個啦，安東尼先生，是不是呢？

（茵尼德匆匆自雙門出，趨向她的父親。）

安東尼 我們兩個陣亡了的人，我的朋友羅伯池啞！

哈刺司 （走下把兩手執着羅伯池的衣袖）羅伯池，少丟些臉了！安安靜靜地回你家裏去罷，朋友，回你家裏去！

羅伯池 （把手扭開）我家裏（全身瑟縮起來——低聲地）我家裏！

茵尼德 （和婉地向着她的父親）爹爹，我們走罷！走到你房裏去！

（安東尼好容易站立了起來，轉向着望着他的羅伯池。兩人立了幾秒鐘，互相緊緊地

凝視着；安東尼舉起手好像要握手的光景，但又垂下去了。羅伯池面上的表情由激憤轉爲驚異。兩人各各低頭表示敬意。安東尼轉身徐徐向有門簾的單門走去。突然飄忽起來，好像要倒的光景，又回復了轉來，被愛德島與茵尼德兩人扶持着；安德武跟着走去，但只立在門口。羅伯池注視着安東尼，一絲不動地立了幾秒鐘，繼乃向外廳走出。

滕齊（走近哈刺司）哈刺司君，我的心上算放下了一個很重的擔子！哎，但是這是何等悲慘的光景喲！（拂着額頭）

（哈刺司面色蒼白而堅毅，帶着一種苦笑望着戰兢兢的滕齊。）

滕齊 一切都太殘酷了！「打倒了我們兩個，」他這話是甚麼意思呢？他假如是死了老婆，光棍喲，他不應該向總理說出那樣的話！

哈刺司 一個婦人死了；兩位大將同時陣亡了！

滕齊（凝視着他……突然興奮起來）朋友，你曉得不——這合同，這就是我們兩人最初擬定的啦，在未開戰之前我們向雙方提出過。鬧了這些花樣——這些花樣——到底——

到底爲的甚麼呢？

哈刺司（低而冷酷的聲音）有趣的就在這些地方呢！

（安德武依舊向着門口沒有轉過身來，做出一種表示贊成的姿勢。）

幕下。